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歷史類)

日本小史

藤柱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小史

目次

第一章	古時的日本	一
第二章	古時的日本(續)	九
第三章	古時日本人的生活	一七
第四章	中國傳入的教訓	二二
第五章	佛教的傳入	二五
第六章	傀儡皇帝	三二
第七章	傀儡皇帝(續)	三九

日本小史 目次

MG
K33.0
7



3 1796 1250 6

第八章	武士階級之興起	四七
第九章	基督教的傳入	五四
第十章	日本三偉人(其一)	六〇
第十一章	日本三偉人(其二)	六五
第十二章	日本三偉人(其三)	七〇
第十三章	基督徒殉道的故事	七四
第十四章	第一個在日本的英國人	八〇
第十五章	閉關時代的日本	八六
第十六章	閉關時代的日本(續)	九五
第十七章	日本的開放	一〇一
第十八章	近世維新的日本	一〇七

日本小史

第一章 古時的日本

距今六百多年前，在西歷一二九五年時，威尼西亞的大旅行家馬可波羅遊歷中國。回去之後，便將所經歷的奇聞異事儘量著書立說，報告歐人。他的書中有一段，說他在中國時，曾聽見了「東洋大海裏，離亞洲大陸一千五百里的地方，有一個大海島，名叫日本國。國裏的人民，膚色都很白淨，舉動都很文明，性情都很可愛。雖然崇拜偶像，卻仍不失其獨立的精神。尤可羨慕的，就是他們島裏，有很多的金鑛，他們中間，有無量數的黃金。」在這裏可說是歐洲人得着日本的消息的第一次。

但是在馬可波羅聽得有日本以前，這國的歷史，已經數百年了。古代的事，都埋沒在野談神話之中。最早的記事史，直至第七世紀，天武天皇（Tenmu）在位時，纔以王命從事編製。而千年以來的傳說，至此纔編成歷史——日本的古史——了。

在這種野談和神話中，日皇的始祖，都以為是一個天神，名叫太陽女神。從她的後裔裏，就產生了日本第一個名叫神武天皇的（Jimmu）。相傳這個大有名的天皇在位之日，約在西歷紀元前六六〇年。他的開疆拓土的豐功，戰勝土蠻的偉烈，在傳說中都是盛道勿衰。今從歷史的眼光看來，這種故事，當然是指當時新種族侵入日本的事而言了。

當今的學者，都信由亞洲大陸向日本島國的遷徙，先後共有兩次；而這些後至者，都從高麗半島跨海而來，那時島上居民，乃一兇悍而野蠻的人種。後至者上岸之後，便用武力攻擊，將他們從本島的沃原中，趕到北部野地裏。

去了。在今日，北部地方，還有這種人族的蹤跡。他們就是有名的犬夷人，滿面遍體，都生毛髮，不櫛不梳，很是難看；直到今日，雖性情方面已稍和順可親，然在生活方面，仍是十分鄙野的。

他們合其近鄰日本人，仍是不相混雜。所過的生活，純潔而簡單，亦與古時之野蠻人無異。漁獵爲生，而所用以漁獵之具，仍爲昔日遺傳之弓矢鉤竿，毫無新的發明。他們沒有文字，卽最粗之野蠻人，用以達意的符號，他們中間也似乎沒有最簡單的物件，祇要有需於製造，他們就得拿獸皮或魚類，去向日本人交換。他們崇拜山川泉石。死了的人都要埋在祕密地方，不使一人知道。他們的族名犬夷 (Ainos)，不知從何而起，日本人卻以爲出自意爲犬之 inu 字，不過是嘲罵的意思罷了。

在這個多毛的民族中，熊之一物，頗有足述。熊這個獸，是不是他們昔日的崇拜物，現在無從查考。不過熊節爲他們一年中一件大事，卻是有據的。時

至春日，各犬夷村中的獵人，都要往山裏去，尋一隻小熊，帶回來，交給一個婦女去飼養。等到熊已長大，不可放牠亂走時，便將牠關入一個堅實的籠裏，爲次年秋天之用。

熊節到了，犬夷村中，盡皆興起。獵人各持刀、矛、棍、杖、弓、箭，環立籠外。籠中的熊，數日無食，餓怒正急的時候，又經衆人的戲弄，乃大發威。於是號令一作，籠門大開，羣熊突出，爭向憐憫者，施以攻襲，而這些獵人，也不相讓，就用各人手中所持的武器，反攻之。於是野蠻的爭鬪隨起，結果，熊被戰敗，立斃杖下，衆人乃將牠的身體，斫切成塊，每家各取其一，而大開其快樂的宴會焉。若問這種熊宴，是什麼意思，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原來這風俗之久爲一年的大節，已是年遠代湮，莫知所始了。

當日本人初到島上時，同他們爭戰的，犬夷人外，還有一種更老的民族，便是日本記事史中所提到的穴居者。這種人不知建造房屋，祇知穴地而居，

穴居者稱呼的由來，因此他們掘地成穴，而以樹枝蓋在上面，自己就住在穴裏。所以大夷人又稱他們做「洞人」"hole man"，日本人則因他們的身材矮小，稱之爲「矮人」"the dwarfs"。

有一個故事說：神武王子開拓疆土時，曾到一個地蜘蛛的居留地；地蜘蛛，便是指這種穴居者而言。他在一穴中，爲該族八十個戰士，設了一個宴席，並爲每個戰士，派一個帶刀的兵士做隨從。宴會時，神武王子出離洞外，口唱一歌，唱到約定的歌句時，兵士們一齊動手，把各人所隨從的地蜘蛛，都殺死了。

神武天皇以後，還有很多的皇帝名字，都保存在傳說裏面。然他們在位的年代，卻不能依着傳說，信以爲真。在這裏有一件當注意的事，便是每一個皇帝，都要爲他自己建造一所新宮殿，這是因爲他們有這種風俗，凡裏面死過人的房子，都得廢棄，帝崩所在的宮殿，更當棄置。古時的日本人，實把這種

宮殿看作不清潔不宜再用的房屋呵。

日本古時的葬俗中，有一種，是十分兇殘可怕的。一個大人物死後，他的隨侍者，合他的馬，都要合主人一同埋葬。這種風俗，直至第十一個皇帝崇仁天皇（*Shinin*）時，方纔打破。崇仁是個最有仁德的人，紀元前二年，他的兄弟死了要葬，圍着這皇屍，便排了一圈殉葬的活人。這些可憐的人，身子直埋土中，祇留頭部在外，任其餓死而莫之救。然而他們痛切的呼號，深深感動了聖君崇仁的心，從此便立志要把這可怕的惡俗除絕。當時便由他一個諫官，想出一個妙法，就是採用泥人爲之代替。這法深得聖君歡心，卽與施行。但是這種惡習，相傳已久，要牠斬盡滅絕，想必一時沒有做到，所以直至紀元後六四六年時，還有一個皇帝，下令禁止活人殉葬的風俗呢。

相傳就在這個仁君御宇之時，發生了一個大大的叛亂。他的妻子，有個哥哥，很想篡位自立。所以就向皇后說：『你的丈夫合你的哥哥，那個合你更

親呢？」她說：「哥哥更親。」於是他回答說：「若是我與你更親，我們二人應當同爲國主。看這是一把短劍，你拿去等皇帝睡熟時，刺死他吧。」她便接了劍。一天，皇帝在她身邊睡熟了，他就舉起劍來，要往下刺。但在那最後的頃間裏，她的勇氣，完全消失，淚如串珠，滴滴注在她丈夫的面上。這樣，她的丈夫，便立刻從睡夢中跳起來，喊着告訴她說：「我得了一個極奇異的夢啦！我夢見天上徧布了黑雲，傾盆的大雨，從雲中落下來，打溼了我的面。又有一個紅色的小蛇，自來盤在我的頸部。這個夢到底怎樣講呢？」這時候皇后也不能再忍了，便將全部逆謀，慷慨的說出來。

皇帝聽說之後，大發雷霆，就調齊了精兵猛將，去擒捉國舅。那時國舅，已知消息，便帶了自己的人，據守宮前的寨柵，以謀抵抗。他的妹妹，也在其內，因爲她已棄了后位，逃歸其兄了。當皇家軍隊開到時，皇后抱着他的新生子，親來寨前，求皇帝帶回去撫養，而她自己仍要合兄同住。皇帝此時，決定要將她

母子二人，一同救回。所以就選了一隊極能極敏的戰士，去取太子，並且告訴他們說：『孩子的母親，也務必一同取回。』

皇后也怕兵士們要把她一同取回，所以預弄玄虛，來愚弄他們。她把頭髮剃下來，又裝在頭上，使牠和生在上面的一樣。她的頭部合臂上，本來帶有珍飾圈的，這時卻把圈中的線索，設法弄霉。她又將所穿的衣服，浸在酒中，使不結實。

戰士來了，她就將太子遞給他們，自己卻脫身逃走。戰士們跳上去，抓住她的頭髮，頭髮隨手而下；抓住她的珍飾圈，圈索應手而斷；又抓住她的衣裳，這不結實的衣服，也立即破碎；而皇后終於沒有抓到。崇仁十分忿怒了，甚且傳令，要把製作爛珠圈的珠寶匠，處以重罰。

這時叛徒的寨柵，已經燒着了。皇帝親自爬上木寨，從火光中招呼他的妻子道：『孩子的名字，是必須母親取的，這個孩子當叫什麼名字呢？』皇后

聽了，便給取了一個名字。皇帝又問道：『他應當怎樣撫養呢？』后道：『尋一個繼母，和一個浴婦就是了。』又問：『你在他身上，縛了一塊寶石，應當怎樣取下呢？』皇后也回復了取下的方法。於是皇帝不再停留，立即令其兵士，猛施攻擊。結果，叛徒被殺，皇后亦與之偕亡。

第二章 古時的日本（續）

崇仁皇帝駕崩，他的兒子稽古天皇（Keiko）接着，登了王位，而稽古所以知名於世的原故，祇因他有一個鼎鼎大名的兒子日本武尊（Yamato-take）。在日本的野談裏，這個王子，是一位最勇敢而且最神異的人物。兇野而奇異的事功，在青年的時候，已成了他的家常便飯。在第一個故事裏，他的性情，便是冷酷而殘暴的。一天，他的父親向他說：『你的哥哥，不到宮裏來赴

宴席，是什麼原故？你應當去告訴他當盡的本分。」過了數天之後，皇帝又問道：「你的哥哥，還是沒有盡他的本分，你到底按着我的吩咐警戒他了沒有？」王子答道：「我已經警戒他了。」「你是怎樣警戒他的？」「我殺了他，把他的屍首擲去了。」這便是他的冷酷的答覆。

皇帝聽見這種可怕的答覆，大爲震懼。後來每次看見這個可畏的兒子，便覺不快於心，所以就派他去幹一件難事，好讓他的能力，得以儘量的施展一下。鄰省裏，有一對兄弟，都是野蠻的強盜。他們很看不起當朝的皇帝，殺人越貨，無所不爲。因此皇帝便派這位王子去降伏他們。王子說：「我很樂意去。」於是就先向他的嬌母借了一身女服，穿在身上；胸襟裏面，又藏了一把尖刀，然後起身。他到盜窟的當兒，兩個強盜，正要遷移到一個新山洞裏去住。爲慶祝起見，許多男女鄰鄉，都被請來赴席。王子本來年輕貌美，一經穿上女服，披開頭髮，更加豔麗。所以強盜們見了他，都歡喜的了不得，以爲他是一個

真的女子，便讓他坐了首座，一同喝酒。

在觥籌交錯的當兒，侍衛的人，也都一個一個的自尋快樂去了。王子見防備盡撤，立即抽出尖刀，刀光到處，一盜早死。那一個看見哥哥被殺，便跳離了席面，向洞門便跑。王子更不相捨，直追上去，到洞門邊，將這盜弟擒住。說時遲，那時快，一手捉住這盜的當兒，那隻手的尖刀，早已刺入。那盜叫道：『停一停，且把刀拔出來。』王子就停了手。傷盜問道：『你是誰？你從那裏來的？』王子便據實告訴了他。

於是強盜說：『在西方，我們兄弟二人，本無敵手，從今以後日本武尊的美名，當歸你了。』這幾句，便是他最後的話；話說完了，他的頭也就像滾瓜似的落下地了。

這個故事之外，還有許多別的故事，述說王子和犬夷人相遇的事情。全信以為真，固是不可，但必目為全無根據，也未見其可的。因為日本人上島後，

和土人的戰爭，綿延至數百餘年之久，而犬夷人爲自衛起見，亦曾奮力爭鬪哩。

這王子的生命很短促，他的末次遠征，是奉父命，前去討伐一種蠻人。沒有出發之前，他先往太陽女神菴，去懇求這位始祖的護助。他的姨母，那時是菴中的女尼，很有法力；因他的要求，便送了他一把神刀，和一個囊袋，並且囑咐說：『除非在極危急的時候，這袋子是不可輕易開的。』

王子在路上遇着一個土酋。這土酋居心不良，很想設法害他。便告訴王子說，在某處荒野的中間，有個淺湖。居於其中的，有個奇異的神祇。王子聽得這樣說，立刻跑到那野地裏，去尋覓這湖。當他趕到的時候，但見滿目蓬蒿，那裏有淺湖的蹤影。霎時間，四面乾草俱着，火焰冲天，原來這便是土酋所設的火攻之計。那時，王子危急萬分，頓時想到他的囊袋。打開一看，裏面卻也是一種發火的方法。於是提起神力，清出一塊地面，堆起乾草，也就放起火來。這樣，

王子卻得安然立在自己的火所造成的空地中。後來他便乘隙逃去荒原，尋着了這奸滑的土酋，立即將他殺死，那塊地方也就歸降於他。

於是他再前進。走到一處，但見白浪翻騰，原來到了一個海股，必得坐船，纔能過去。上了船，沒走幾時，風暴大作，海面上，浪如山倒。那隻小船，眼看着就要打翻了，船上的人如何不嚇。這時，王子的妻，也在船上，見了這般光景，便立起來，便把薦薦拋入海中說：『海呀！我願代替王子入海，我死之後，你被遣派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吧！』說畢，便跳離小舟，坐在薦上。她的犧牲，總算蒙了海神的接受。她下沉了，浪頭也不起了；小船不久，便從平靜的海中，駛到了岸。自後這妃子從不再見，而她頭上帶的一把梳子，卻隨浪漂到一處岸邊。人民爲紀念她起見，便在那裏，爲她立了一所廟宇。

冒了無數的危險，戰勝了許多的蠻族，這王子纔返程回國。但在路上，得了一個不治的病症。他死的年紀，不過三十二歲呵。他的從者，便將他埋在死

的地方，並爲建築了一個很壯麗的墳墓。各民族聽見這個噩耗，無不感傷淚下。

日本歷史上第二件大事，便是征伐高麗。關於這件事的故事極多，許多人聽聞的傳說，都以此爲背景。他在日本史中的地位，和諾爾曼人，侵犯英國一事在英國史中的位置一樣，因爲二者的結果，都是極其相似的。諾爾曼人將新的思想，新的風俗，帶到英國；日本人從打勝高麗這件事，也得了許多好結果。攻擊高麗的領袖，是一個有名的皇后。她的丈夫纔死，可是她祕不肯宣，靠着一個忠誠的宰相，便興師入海，直向大陸開去。西歷紀元後二〇三年，她跨過了海峽，上了高麗半島。她的軍隊，十分勇敢，攻城克地，所向未逢敵手。結果，高麗人完全震懼，望風投降，所以她很容易的，蹂躪了那半島全地。

然而這件事的重要，卻不在日本因此得到許多貢物，而在高麗從此便成大陸風氣，流入島國的一個門戶。當時的高麗，很受了中國學問和中國文

化的洗禮，所以高麗使臣，帶着貢物入貢日本時，同時並帶來許多新思想和新文化。紀元後二八四年，高麗半島某王國的人貢使臣，是一個有名的中國學者。他被聘爲日本太子的師傅，將中國的言語文字教給太子，後來這位太子，便成了那有名的仁德天皇（Nintoku）了。中國的印刷術，發明在歐洲好幾百年之前，所以在那時候，書寫術和印刷術，也藉着高麗的傳達，輸入日本。這位青年學者，仁德天皇卽位於紀元後三一三年。在歷史上，他便是所稱的「聖皇」。他不但是聰明，而且很是仁愛。他嘗親察國情，看見百姓十分貧困，加以重稅的征收，頗有愈趨愈下之勢，乃下令，在一定的年限中，豁免賦稅。這命令的奉行，非常嚴謹，因爲日本人對於皇帝的諭旨，從來是尊爲天命，澈底服從的。

農民的重擔既釋，景況便漸漸順利，鼓腹而歌，各得其所。但賦稅既免，皇帝和朝廷的用費，卽無着落。漸漸的宮殿變成陋室了，落雨時，滿殿淋漓，也無

錢修理。皇帝的衣服，也敝舊了，設朝時，都無華服可穿。於是人民心中，十分不安，都跑來說，情願按照皇帝的必需費，交納賦稅。但仁德以爲若非在規定的年歲裏，把所有的賦稅，盡數豁免，人民的窮困，必不能復蘇，所以決定不從所請。等到規定的時間過去，登高一望，但見炊煙四起，徧野黃雲，人民的元氣，已完全恢復，他纔再下命令，叫大家復納租稅。所以那時的人民，都踴躍輸將，高呼『聖皇』不置云。

聖皇在日本史中的位置，很和大亞勒弗烈帝在英國史裏一樣。他們二人，都是既仁愛，又聰明，並且崇尚學問的。當時書法已經發明，聖皇便派遣許多文士，到遠方各省去，把一切重要的事，編製成冊，送到朝上來。所以從這時起，寓言和神話，纔漸漸消滅於日本歷史之中，記載和日期，纔有可信的價值。後來的著史者，有了當時文字的記錄，材料的找尋，便容易多了。

第三章 古時日本人的生活

古時日本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呢？關於他們的日常生活，自然是沒有文字爲之記錄的；然而非文字的記錄，卻是很多。學者從這裏面，很可以查出許多的事實，因以推測當時的生活狀態。此種非文字的記錄有兩種：一是古時居民的遺物；一是神話野談中提及的生活。

最要緊的遺物中，有一種是介殼堆。當時人民食餘的廢料，室內的垃圾，都棄在此等堆裏。魚類和介類，都是日本古時常食的物品。食贖的貝殼，往往堆成小山，直至今日，這種堆積，還可隨處尋見。破而無用的物件，如磁器，兵器，工具和一切曾供家用而現已賦閒的物件，均拋棄在這種堆積裏。一層一層的堆起來，愈古的物件，便愈蓋在下面，不會消滅。所以這些二三千年的古

堆，在如今學者的眼睛裏，便成了考古的寶藏了。

在日本本部各地，古時的政府，是氏族制的。第一個皇帝，便是奪獲一地的族長，貴族們，便是他的幾個親近的從者。一切古時的民族，都有把他們的首領或英雄，當做天神後裔的傾向，而在日本民族裏，這種傾向，更爲濃厚，直至今日，這種傾向的影響還是不衰。他們以爲皇族是從他們的最高神祇太陽女神而來，所以皇帝又稱「天子」，因此他的命令便賦有神權，爲人民的決不可以不澈底的服從。

古時日本的宗教，崇拜許多荒誕無稽的男女神祇，以爲他們便是日本民族的創造者。此外復崇拜一切的天然物。這便是所謂神道教。牠的廟宇和僧侶，至今猶存，而在此種廟宇中，供奉太陽女神的，尤其高貴。神道這個字的意義，便是「神祇的道」。牠的儀式，非常之古，在沒有歷史以前，便已有之。這種儀式在僧侶的口中，父傳子，子傳孫，而許多古時日本的生活，都與之一同

保存到今日。『五穀』是他們常說的，便是稻、黍、麥和兩種豆類。關於衣服的材料，亦提到光布，軟布，和粗布三種。此中也曾提及蠶桑，所以細布，大約就是絲製的，粗布就是紙桑之樹皮，或苧麻製的。（今日用以造紙的桑樹的皮，昔日往往把來搓成線索，以織造堅固的布。）到現在棉之一物，雖然是日本最普遍的布料，但在古代記錄中，毫未提及。相傳紀元後八〇〇年間，這物纔從印度傳入日本，諒必不錯哩。

古時的衣服，種類也很多。因為有一個神話說：一個神祇，某次將要到一個溪流裏洗浴的時候，把他的腰帶，裙子，上衣，褲袴，和帽子丟下來。他也帶着手鐲和項圈，寶石等物，除在故事中提到之外，又曾在古墓中發見，牠們都是用線連成手鐲項圈等形式的。此外包金包銀的紅銅黃銅圈環，也很常用。一觀殉葬的泥人，便可知道此種飾品的戴法；上述的圈環，是戴在耳朵上，並不是戴在手指上的。

古時日本的人民，或業獵，或業農，或業漁。所獵的，是鹿、兔、熊、和野豬。獵具便是弓、箭、矛等物。所種的是五穀，卻沒有產於今日的茶，也沒有薯芋。相傳橘子一物，還是在第一世紀裏傳入的哩。

在前二章所論的時期裏，日本人食肉之風極盛；後來所以漸漸改革的，乃是受了宗教的影響，後文便見。但在飲料方面，國製的米酒，卻是人人共嗜，古今如一。古代故事中，常說他們的神祇，喜飲米酒，而成饅的米酒，便是敬神最妙之物。每個日本人都飲米酒，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皆然，直至今日，此物仍是他們最歡喜的飲料呢。

戰士上陣，都帶着刀矛和弓矢。最古的矛頭和箭鏃，是火石做的，然此大約是大夷人和穴居者的遺物。至日本人，雖每用石斧來伐木和造房，可是也略知利用金屬去製造刀劍釣鈎等物。他們出發打仗，或遠征之前，必先用占卜術去查明神的意旨。最古的占卜法，用一塊鹿的肩胛骨，上面的肉，完全去

盡之後，便把來放在火上烤炙，而所用以生火的，必須櫻木方可。如此，火的熱力，把骨炸裂，神祇的意旨，便從裂紋的形式和方向中看出。到了後來，肩胛骨不復用了，卻用龜甲去代替他。

交戰的時候，日本人總要設法，讓日光從他們的陣後射出，經過他們的肩膀，照到敵人的面上。他們都信這樣的陣勢，纔能受得大神祇太陽女神的幫助。下面的故事，便是這種信念的一個確證。有名的神武天皇，有個兄弟，一次領了一隊兵士，去侵襲一種土蠻。一個不小心，被對方的土酋，射了一箭。當時這日本王子，是向着日光的，所以便喊道：『我以太陽女神的兒子的地位，而向着日光打仗，是不對的；因此我便遭了惡人的毒手了。』但是他的傷，終於不可救治，不過數日工夫，他便死了。

當時的工人，都有行會，每行之首，有一個行長。陶業行，是製造土碗土杯的；泥像行，是塑製殉葬用的泥人的；此外又有僕役行，衛士行等等。接着查考

所得，當時無論什麼服役，都不用銀錢做報酬。錢之一物，像是不用。農夫納稅，使用田中出產，工人使用所製之物；一切貿易，大概都是依着物物交換式而進行的。

第四章 中國傳入的教訓

聖君死後，日本歷史，便到了一個極重要的時期。上章說過，日本的門戶，已經大開而特開的接受中國文化了。中國文化，對於日本，影響甚大，便說日本所以有名震全球的資格，全因受了中國的影響所致，也不爲過。有一件事，日本人因之極易容納外來的影響。便是他們自古至今，對於新思想，新學問，新文明，熱心接受的態度。數百年前，他們很熱心的從中國接受了學問和宗教；在近時，他們又用同等的熱忱，來吸收西方各國的一切，急急忙忙的把他

們自己，安放在近時各種潮流的前面了。

從中國得來的宗教是佛教。在第六世紀時，佛教起始在日本獲得立足地，由此漸漸的擴張開來，廟宇僧尼，到處都是，幾乎把原有的神道（Shinto）教擠出去了。佛本是印度的一個大教主，生於耶穌降世好幾百年之前。他的教訓遍布了印度，並及其鄰近各國。中國既成了一個佛教的國家，便又把他傳給日本。

聖君既沒，他的兒子卽位。這新皇是一個和平寧靜的人，體質素弱，所以從高麗請了一位中國醫生，於是，中國的醫術，便傳入日本了。他死之後，兩個兒子爭立爲帝，而全國歸心於長子，大兒子便登了皇位，後來卻死的很奇異。他在位時，曾殺了一個皇族而納其妻，並且封了她做皇后。這婦人已有了了一個小兒子，她入宮，便一起帶了來。後來皇帝漸漸的對於這孩子，懷抱不安，一天便和皇后說：『我怕這個孩子，將來他長大的時候，要知道殺父的仇人』

便是我；若要報復起來，豈非不美嗎？」

他倆都不知道談話的時候，這孩子便在其側，於是皇帝所畏的，竟不成爲真事了。這孩子聽見了這樣的話，便十分忿怒，後來尋着了皇帝的臥室，看見皇帝還在睡覺，便當胸一刀，將他刺死。他就此逃到一個忠心的貴族家裏，這貴族本是他家的舊扈從，所以不但收留他，還爲他出死力哩。

這個亂子，鬧得很大。皇帝的兄弟得了消息，便起義師，直搗這貴族的宅第。可是這貴族也不相讓，於是肉搏的戰爭，相持了許久。至終，這貴族要求敵人暫時停戰，謂之曰：『從古至今，祇有貴族藏在君王的殿裏的，卻沒有君王藏匿於貴族的宅中；而今日的王，深信於我，竟肯藏在我的宅中，這是我非常的光荣呵！這次戰爭，我明知不能制勝，可是我寧死，也不能捨主偷生。』這樣說畢，便再提起兵器，攻殺起來。直至力盡矢窮，纔向王子說：『我的手已受傷，箭已告盡，我們再不能作戰了，怎樣辦呢？』王子答道：『事到其間，也沒有

法了，殺了我吧！』於是他使用刀先把王子殺死，然後自刎。這便是日本的眞精神。忠心爲主，至死不變！

第五章 佛教的傳入

皇帝的兄弟接着登了皇位，起名雄略天皇（Yūryaku Tenno）。他是一個極殘暴的人，歷史中載着他還殺了一個別的王族。這個被殺的王族，有兩個兒子，長名大桶，幼名小桶。他們的父親死後，他們便逃往邊遠的省裏，放牛度日，因此得免於皇帝的惱怒。雄略天皇的故事很多，某次，御駕出遊，忽見一所宅第，屋脊高聳，和皇宮的建築一般。他便查問屋主的名字，得知是某一個貴族名叫式的住宅，龍顏大怒，便下令把那屋立刻焚燬。但這貴族聞信之後，便急急忙忙的趕到皇帝面前，十分謙抑的懇求饒恕，並且獻上一隻穿上

布袍，牽以繩索的白狗，以爲贖罪之禮。皇帝看見這狗，龍顏大悅，便又傳令饒恕他，不再燒燬他的房屋。

在另一次旅行裏，他看見一個臨河洗衣的女子，生得十分美麗，便和她談天，臨走的時候，並向她說：『你且不要嫁人，我回去後，是要遣人來接你入宮的。』說畢，仍舊命駕啓行，可是這個女子的事，卻已拋到腦後了。然而流水雖無情，落花卻有意，皇帝雖永遠記不起這個可憐的女子，這女子年復一年，卻總盼望使者來接她入宮。不用說，直到她髮白齒落，這使者也是不來的了。可是她受了皇帝的全權旨意，又怎肯嫁人？至終她向自己道：『我的容顏已枯槁，我的體態已羸瘦，皇宮裏面一切侍者，都是青年美貌的，我到現在，實已沒有入宮的希望了。但是若我不進謁至尊，把我謹候聖旨的誠心，表示一下，失望必將更鉅，過於我所能擔負的了。』所以她便拿了幾件卑微的禮物，到殿上，把牠們放在皇帝面前。

皇帝見了這種微賤的禮物，和伏於其前的枯槁的形態，便驚異的問道：『老婦人，你是誰？到我的殿上來做什麼？』她答道：『在某年的某日，臣妾奉我皇的聖旨，恭候天使降臨，引領臣妾入宮。因此臣妾已等了無數年了，到現在自知希望已絕，可是仍要進謁，以表示臣妾對於我皇聖諭的忠誠哪。』皇帝聽罷，滿心憂鬱，大叫道：『我完全忘記了我的命令，你徒然虛度了你的華年，等候宣召而宣召不來，這真是太可憐了哇！』便把許多值錢的禮物，送給這老婦人，而且極力的施以一番安慰。

雄略天皇既死，其子繼位，五年，其子又死，而繼位無人。於是皇族中，自相爭奪，許多王子，都被殺害，到後來甚至一個嫡派的皇族都沒有了。於是大搜天下，以求帝系，終不可得。原來逃到邊省以避殺父仇人雄略天皇之鋒的兩個王子，大桶合小桶，久已無人曉得了。

哈哈，無巧不成話。正當其時，便有一個新官長，被派到那個邊省去。到任

後第一件事，便是赴宴於某一富翁之家，而大桶合小桶便在這家充苦役。宴席既散，歌舞並作，這兩個王子，現在已是少年，天賦歌喉，無人及得，也被主人喚來，歌舞助興。他們所唱的歌，別人都不會唱，因為那都是自小從宮中學來的，民間並無傳授。所以當他們歌唱的時候，這位初離朝廷的官長，便非常驚訝。民間不許傳授的庭曲，這兩個牧童怎麼會唱的呢？加以查究，纔知道這兩個牧童，原來便是真正的王子，嫡派的皇族。於是恭奉回朝。後來兄弟二人，都輪流著做了日本的皇帝。

此後皇帝雖多，卻都無關重要。直至六七世紀之間推古 (Suiko) 皇后登位之時，纔有足述。這位皇后的在位期，從五九三年到六二八年。其時治國大權，實在她姪子聖德太子 (Shokoku Taishi) 的掌握。這人有『神德大師』 (Great Teacher of the Divine Virtue) 的名號，因他是日本國佛教的創始者。直至今日，他的大名在日本佛教徒的腦中，仍是異常尊敬哩。關於他的故

事很多。相傳他一出世，便能說話。事件人名或人的面貌，祇要見過一次，便能永久不忘。此外又有同時留神於多種事件的奇能，便是八個訟者，同時訴訟，他也能一一判斷，毫無謬誤，所以民間又稱他做八耳王子。

聖德成了非常熱心的佛教徒，並且拜了一個來自高麗的僧人為師。他建造了許多的佛寺，當時許多大人物，想向他討好的，又建造了許多，於是佛教便很速的傳佈開來，把舊有的神道教擠到一邊去了。但是神道教，不過為所排擠，並未因之消滅。祖先的崇拜，在日人的心裏，蒂固根深，佛教僧侶，也被迫而不得不從其俗。佛寺和神道寺，往往同在一處，甚者一個僧人，兼為兩寺的住持，也是常事。神道教是很簡單的，其教徒所敬奉的，便是皇族的祖先太陽女神，和各時代的偉人；他們的禱告，又常及於風火疫癘各神，和管治一家的家神，食神，竈神，門神，釜神等。但是他們並沒有聖書，也沒有關於道德的信條；既不談天堂，亦不講地獄，無善無惡；人類的行為，據他們的意思是隨意可

以的。

佛教降臨，把一切都改變了。傳入了佛經，又宣告了日本人從未聽見過的誠命。說謊，偷竊，縱慾，殺人，及別項的惡事，都在禁止之例。華麗的寺觀裏，歌唱的僧人，成隊徘徊於飾以鮮花，照以蠟燭的臺前，而香煙繚繞，滿佈空中。於是日本國中一切有爲的人們，都隨着聖德皈依新教，佛教遂以大昌了。

佛教既行，民間的風俗習慣，因以大變。古時日本人的食料裏，肉類和一切別的食品，都是一般吃食的。佛教禁止殺生，教徒便祇好屏絕肉食。但日本對於佛教的規條，也從沒有嚴格遵守，因為肉食雖禁，魚類卻仍可以繼續食用，而在這種特許權底下，肉類也就朦混着售賣了。茲舉一例如下：有些飯館門口，高貼着『此處有山鯨肉出賣』的告白。明白的人，也便拿錢去買；買回一看，乃是絕佳的鹿肉。原來這種鹿，在該國的某處，成隊的遊行爲數是很多的。由此觀之，他們的作爲，豈不是名爲虔敬而實則不然的騙詐嗎？然自大體

言之，肉類食品，自佛教輸入以後，已不能算爲正宗的食物了。

聖德死於六二二年。相傳在他去世的前二年，日本史的古代編年史，已告成功。這個賢明的執政，既肯用其全力爲日本造福，這編年史的成於其手，是沒有什麼不可信的。但在今日這書竟不復見，大約是在六四五年燒燬了。雖然，編年史的工作，並不因之而長期停頓。六七三年天武皇帝卽位，便又下令叫把古代的傳說和記錄，排列成書。當時有一個記憶力極強的官吏，他把編成的記錄，牢牢記在心中。後來記錄還沒有編完，在六八六年間，這皇帝便死了，而這本記錄，也祇好存於這個官吏的腦中。直到二十五年後，一個女皇卽位，纔又下令續編，並以這個官吏爲其主任。這樣，這本書纔得傳至今日。這書成後，八年，又發行了一本紀事史。古時日本的生活，許多事實，都要以這兩部書爲根據呢。

第六章 傀儡皇帝

我們關於日本的敘述，現已到了有歷史的時期，野談和神話已成過去，而自佛教和中國學問傳入以後，記錄也經清晰而完備了。沒過多時，中國的政制，也被採用，國內的官員，都按著中國的制度，分爲等級，這種等級制度，直至一八六八年始行改革哩。萬民之上，便是皇帝，亦曰天子，在理論上，他被尊爲專制的主人翁，日本全國，都歸他治理；然在實際上，他的權力，卻十分衰微，或竟一點兒都沒有。所以有這種景象，卻是因爲一種中國傳入的影響。中國每有皇帝，因爲年老，倦於政事，便將皇位讓給太子，自己卻遁入空門，念經禮佛，以終其身的。

這個風俗之在日本，卻被行到極端。退位的君王，並非因爲年老倦勤，棄

位自適，卻是因爲被人逼迫，不得不然，甚者他還是個青年，蒞位沒有幾年哩。在歷史上這種事很多：有一個皇帝，九歲被立爲君，二十六歲便退位；又有一個，八歲爲君，二十三歲退位；還有一個，五歲爲君，二十歲退位。甚者一個皇帝在位爲君，而同時以棄位而在野的皇帝，卻有三個乃至四個，也是常事。此項廢立的事，都是朝廷上有力的官吏所爲。他們設法攫得了國政大權，便故意弄一個小孩子爲君，這樣纔不至於掣肘哇。本章所論的傀儡皇帝，便是這樣的來歷。

在日本中世紀的時候，——大約從六五〇到一〇五〇年，——真正的國王，往往出自一個大族，名叫藤原族（Fujiwara）。四百年間，政府中重要位置，都爲這族所壟斷。一個日本的著述家說，便是皇帝也不過是他們的一份私產，信然。這族不但皇帝歸他管治，便是皇帝的妻子，和宮中的命婦，也從他們的族中選擇。因此，他們的勢力，便十分偉大。他們並不指導幼君，使其治理

國事，卻以各種引誘，使其精力時間，盡數消磨於頑樂和各種無用的遊戲之中，這便是他們利用勢力以降低皇帝人格的方法。

影響所至，皇帝懦弱無能，而藤原族，卻爲一國之主。他們並不是戰將之族，但是若要征伐犬夷，或平定叛亂，大元帥一職，總要從他們族中選出的。這元帥並不離宮，通常總是由他選派一個有名的戰將，領著軍隊替他出征。至於後來一戰而勝，所有的功勞，他卻安然獨得，一切的報酬，也是由他獨受的。

歷時既久，這樣的作爲，便把藤原族推倒。原來當時的戰事很多，這些軍人氏族，屢次被召了去奉土勤王，他們的勢力，便一點一點的膨脹。直到後來，以服從藤原爲職務的軍人，悟覺了自己的權力，便起而與這個大政治氏族爲敵了。就中第一個軍族，便是平（Hei）族；這族的勢力，成於第九世紀，爲皇室之干城者，名聞數百年。不多時，又有一個軍族，叫作源（Minamoto）族的

成立。有時這些軍族間自相戰爭，便成了最殘酷的內鬩。當時亦有一族，以和平之名著於時，便是管原（Sugawara）族。他們是崇尚學問的，直到今日，好學之風，仍然不衰。近世日皇的教師，尚有幾個是這一族的人呢。

約在十一世紀的中葉，這些軍閥間起了一個大戰鬪，藤原從此失去地位，平族卻代之以興。當時日本的東岸，常受高麗海盜的騷擾。海盜到時，貨船被劫，沿海各鎮，盡遭焚掠，被獲的人民，或被殺，或爲奴，無一得免。這時平族裏出來一位領袖將軍，名叫正盛，他由水路攻擊海盜，把他們全數殲除，將東岸各地，鞏固的如磐石之安，於是聲名大振。後來他死了，他的兒子清盛（Kiyomori），做了那族的領袖，而悲慘的戰爭，重復開始。軍閥相殘，日本全地，盡化爲戰場了。

約在一一五〇年間，因爲帝位的問題，爭端大起。清盛和平族，擁出一個君王，源族也擁出了另一個，於是凶殘的內爭，勃發而不可止遏。直到一一五

六年時兩族大戰，結果，清盛大獲全勝，得了日本最高的位置，戰事纔告一段落。但此人濫用威權，務要把曾反對他的人，完全毀滅。於是源族和藤原族，便不得不設計去推翻他和他的族人了。那次反叛的首領，是源族人，名叫義朝（Yoshitomo）的，那知消息不密，被清盛探得真切，先發制人，反把這些謀反的人，打了個落花流水，各自逃生。清盛的怒氣，還不肯息。對於義朝和他的家族，尤其惱恨，於是便下令要把他全家的人，盡數誅戮，一個不留。

義朝終久被這暴相所遣的人，尋着殺了。他的兒子，被殺的很多，未遭毒手的，祇有三個。他們乃被天數留着，使成異日的大英雄，大豪傑，以完全推翻平族的權勢的呵。就中的兩個，便是賴朝（Yoritomo）和義經（Yoshitsune）。當暴相作威之時，幼者還是一個抱在母親懷裏的嬰兒呢。他的母親便是極美麗的婦人常盤（Tokinwa）。聽見平兵要來了，她便帶着三個最幼的兒子逃走，因而保全了那族的血嗣。後來義經成了一位傳奇式的英雄，無人不曉。他

的技能，他的勇敢，在日本的故事中，真是奇若天神。至於他當嬰兒時代所遇的一件險事，更是詩人畫家所願描寫的。他們說：當常盤背著義經，牽著其餘兩個，逃難的時候，天忽大雪。在這種憂鬱無告的情況中，又遇見了一個平族的兵士。幸而這個兵士尚有仁心，看見他們這樣可憐，不但不難為他們，並且還為他們尋了一個安身之處。

這時常盤已是安妥，忽聞暴君又捉到了她的母親。她自小得的教訓，素以重母輕子為信條，在這時候，她便不顧一切，重復回鄉，把她自己和幾個兒子，都放在清盛面前，任憑處置，卻祇要求釋放她的母親。這暴相見了這種哀求，鐵打心腸，也被化軟，當時不但釋放了她的母親，並且把她的兒子，也一並饒恕，分別送到幾個寺院中妥為監守去了。

義經在寺院裏，漸漸長大，成一個矯健而勇敢的孩童。對於刀藝，尤其精純無敵。十六歲那年，他便逃出寺院，一路尋到一處蠻族寄居的邊省中安身。

在那裏，他便爲當地官吏服務，隨着大纛，東征西討，又過了許多年。如此，就把關於戰事的一切，都學會了，後來所以能成英勇的領袖，不得謂非得力於此時的訓練了。

相傳他第一次遇見他的從者辨慶（Benkei），便在從寺院裏逃走那一會。這個從者，在日本的野談中，享有盛譽，幾和主人齊名。義經在逃時，半路裏遇着一個大橋，這個大橋上便是強盜辨慶的盤據處。祇因河水既深，附近又沒有船隻和堡壘，所以行人也無法避免其害。這強盜劫掠慣了，祇要有單身客人經過，他便從伺伏的地方，跳將出來，攔路要劫。這次義經上橋，當然也要施其故技，那知卻遇見敵手了。你看這青年，手舞鋼刀，前後左右，攻取遮攔，運動如飛，不數合，辨慶便完全敗北。辨慶從此，便服從了義經，認他爲主；自己又謙恭，又忠實，永世不變其操，像這樣的僕人，大概是世間少有的了。

第七章 傀儡皇帝(續)

話分兩頭：一面義經漸漸長成了一個猛勇的軍人；那一面他的哥哥賴朝，却在籌謀設計，專以推翻清盛和平族的治理權爲事。至終賴朝自思時機已至，便招集本族和一切恨惡平族的人，預備起事。但是他太莽闖了，時機實尙未至，響應他的人，不過三百。不消說，平族的大軍到臨，這點人馬祇好四散奔逃。而賴朝和他六個朋友，藏身於一個空的大樹幹中，尙得倖免於難。

那時，平族人，追蹤甚急，並派了一個人，搜尋這棵大樹。幸而這人的心中，顧念著另一個源族的友人，便叫著說：『樹中是空的，』同時又輕聲囑咐躲藏的人，靜臥勿響。他爲表示樹中真空起見，還用他的戈矛，刺入樹中，攪了幾下。奇不奇，巧不巧，正當他這樣攪的時候，一對鴿子，由空樹中飛出，於是站在

遠處監察他的人，纔相信樹幹中真是空無一物的。不然，那對鴿子，須先被驚走了。因爲曾有一對鴿子，救了源族的祖先，所以直到現在，源族的人還不吃鴿子呢。這個兵士回去，又報告說那空樹幹的入口處，還有蜘蛛所結的網。於是樹內的搜尋，便作罷論。

但是賴朝並不因此灰心。他逃到一個平族權力所不及的地方，重復差遣使者，去招聚清盛的仇人，預備興師報復。源族人，也都應召而來。他的兄弟義經，又從北方帶了一部精兵，來相幫助。適當其時，清盛死而平族大受打擊。這個嚴厲而年老的執政者，死於紀元後一一八一年，他很明白將來的憂患是什麼，所以也警戒他的族人，竭力防備賴朝。他臨終的談話，在日本古代史中，記錄如下：『我平生祇有一件恨事，便是源族的賴朝的首級，還未給我看見，而我卻已不久於人世了。我死之後，不必爲我獻供佛祖，也不必爲我唸經，祇要殺了源族的賴朝，把他的頭，懸在我的墓上，我願便足。』

但是賴朝的凱歌，不久便要奏了。他總管三路軍兵，向著那時的首都西京，浩浩蕩蕩的殺來。第一路便是他自己做指揮，第二路屬他的兄弟義經，第三路却是他委派的一個堂表兄弟。大隊將到西京的時候，第三路先和敵人接觸。平族戰敗，賴朝的堂表兄弟，便奏凱進城。這個將軍，鑒於這次的成功，十分容易，便失心而狂，把戰勝的功勳，一起加在自己身上。他的目的，是想把賴朝丟開，大權獨攬的。不意這種癡夢的驚醒，很爲嚴酷。義經的襲擊，立刻便到，把他的軍隊，一起衝散，這位將軍，便祇好逃走了。他自知罪犯甚重，望恕不能，加以羞慚和失望，交集胸中，便自殺而死。

於是義經，開始追擊平族人。這戰敗的氏族，已離開首都，向西進發。那年幼的君王，也被帶著同走，因爲他的母親，是平族人，便是清盛自己的女兒。

平族見義經追蹤甚急，便想入海逃生。戰士，婦人，孩童，僕役，從者，全族的人，上了五隻大船，順著內海，一直向日本南部一個大島九州 (Kyushu) 駛去。

但他們想就此逃走是不容易的。源族人，也收集了一隊戰船，兵士上船，繼續追趕。在內海的極西端地方，平族大船，已被望見；平族人知道仇敵已來追擊，戰事萬難避免，便在壇浦（Tanpu）灣住大船等候。

於是開始了古日本故事中的大海戰。大海面上，船隻靠在一處，船面便成了絕好的戰場。但見刀矛並舉，箭如飛蝗，盡向敵人甲冑的摺縫處刺射。平族逃避不得，大怒相爭，他們不但爲自己和妻子的生命而爭，一時想起船上帶來的寶貨，也使他們不得不決死戰呀。那時，那個孩童皇帝和他的母親，與外祖母，都在船上。（這兩個婦人，便是清盛的女兒和妻子。）然而死戰，終於無效。船中本已擠滿了不能用武的人，這時自相踐踏，源族的勇士，便由這一船，跳上那一船，把他們盡數殺死了。

當時孩提皇帝的外祖母，眼看著要從所在的船上逃避，是不可能了，卻又不肯爲所恨的源族人所殺，於是一把抱住皇帝，跳入海裏，這樣，他們一同

沈了下去，再也看不見了。平族全體，幾盡爲所滅，源族人刀光到處，一人不留。結果平族祇有幾隻海船，逃出重圍。族人後來上了南部大島，便在島中最隱僻的山谷中，深居不出了。傳說他們的苗裔，至今還居於此，性情非常獷悍，從不肯和外人來往。他們在當時深恐仇人，追蹤再至，所以不得不避人眼目，習而久之，便成這種畏人的特性，不足怪也。

那次報復的情形，是非常可怕的。在當時的內爭裏，簡直無所謂之恤。賴朝下令，祇要是平族人，無論男女老幼，見了就殺，不許留情；煌煌文告，誰敢不遵。但是賴朝榮譽的行程，便在這時，起了一個大大的污點。那時少年將軍義經的威名，振於全地，他的勇敢的故事，戶說家傳，而賴朝對這個兄弟，便生了妒忌。他忘了這位煌赫的少年軍人，爲他所做的一切；他不再想到義經，在壇浦的海戰裏，把他的仇人，連根除絕；他見民心都歸向這位戰勝的英雄，心中非常惱怒；他對於他兄弟自己獲得的榮譽和成功，是十分的不甘心呵。

義經既擊潰了平族，便帶隊北來，迎接賴朝，要把所獲的俘虜和旗幟，都放在他的哥哥足下。但在路上，卻得了一道命令，叫他且將戰利品放棄，不必去見他的哥哥。他得了這種無情的信息，曾回了一封極其高尚而富於情感的信給他哥哥，信中竭力表明他的忠誠，剖白他的無私，然而終於無效。到今日這封信，還保存在一個寺院裏呢。賴朝的心，終於要害他的兄弟，義經不久，祇好奔走逃命了。然而這位哥哥，定要捉他，聽他在逃，便封鎖各處的橋和路，到處置兵把守。他當時祇得變服而逃了，祇有忠誠的辨慶是他惟一的從者。一路千艱萬險，終久逃到了他從前初學武事的舊鄉。

他在逃的時候，曾有幾次，僅免於難。一天，正在逃命的時候，忽遇一所守備甚嚴的關隘。守關將士，並不識得這兩個人，便是義經和辨慶。因為他們改扮了服裝，和遊行乞化的行腳僧一樣。他們原以為扮成僧人，總可容易過關的。那知不然。那嚴緊的命令，竟不許無論何人過關，所以看守兵士，要把他們

趕回。辨慶是很狡滑的，見景生計，便從胸襟底下，拖出一捲白紙，假意誦讀，略謂：他們奉了都城總寺院長老的法旨，游行全國，爲廟中一個將鑄的大鐘化緣。若有人阻擋他們，天怒便要降臨的。守關的人，聽得這個聖神的信息，大受感動，便立刻讓他們過去了。

於是義經便在他的舊友當中，安居了許久。後來有一個新派來的長官，他很想得賴朝的歡心，便在一一八九年，把義經設法刺死。這高尙的死者，那時不過三十歲哩。這共愛的英雄既死，民心忿怒異常，便是賴朝也被迫而不得不討伐這個官長；雖他所做的這件事，在賴朝本爲實得我心也顧不得了。這時賴朝的權勢，可謂已臻極點。他毀滅了平族，殺了他們所立的君王，便又扶了另一個七歲的小孩子，登基爲帝。他自己便是爲大將軍。

他用這個名稱，治理日本，地位既固，成績亦佳。他又創行了那個二主制，外人不明真像，往往誤以爲日本數百餘年，共有兩個皇帝，一個是太陽女神

的苗裔，叫做天皇的，是名義上的皇帝；還有一個，便是大將軍，卻是實際上管理國事的皇帝。但這種觀念，實是錯的。皇帝祇有一個，便是天皇。雖然天皇往往是個小孩子，被閉在宮中，從不和人民見面，可是真正的天子，仍得算他；大將軍不過替他治理而已。大將軍在口頭上仍是常常很謹慎的說，他自己的權柄，是天皇賜給他的，然究其實，天皇不過是他手中的一個傀儡。這個天皇和大將軍並立的制度，自一九〇年起，至一八六八年方終。

賴朝做第一任大將軍，所作所爲，很有聲望。百年以來的內鬩，把全地都弄得糟透了。到處盜賊橫行，目無王法，賴朝便設立了許多法廳，爲之審判。有許多省分，從不知道什麼是法律和秩序，他便把這二物，輸給他們。數百餘年，民無寧所，到他手裏，纔算略得安息了。爲鞏固他的權力於各省起見，他便選派了能幹的軍人，叫他們用武力去行法律，止爭鬪。爲維持這些軍閥的生活起見，他又向土產徵稅；這種強迫農民養活軍士的辦法，便是日本近時始廢

之封建制的起頭了。

賴朝的治國，既明敏，又剛毅，所以日本人都視之爲歷史中一個最大的人物；除逼迫義經這件事外，聲譽絕高。在一一九八年，他遇着了一種慘事：騎馬時，忽然失足墜馬，受傷甚重。到第二年的春季，他便死了，死年五十三歲。他的一生，在日本史中，算一個重要的時期的起點。他是第一個大將軍。他創始了封建制；他又在軍閥相殘，破壞已極之後，建設法律和秩序。

第八章 武士階級之興起

日本從中世紀到今日，有一種階級叫做武士的，佔了最重要的位置。什麼是個武士？武士自始至終不過是個軍人——他享有身帶二刀的權利，其一用以保護主人，其一於必要時，用以自殺，以免受辱。他們便是造成各大軍

閥的武士。每一軍閥，都有一個無上的主人，爲之治理；他的武士的待他，真是十二分的懇摯的。

當中國的文化侵入日本，第一件影響，便是把全國官吏，分爲兩等：其一專理民政和政府中的事務；其二專管和敵人爭戰的軍人。有幾個望族，他們對於軍務的管理，十分諳練，族中的領袖，便漸漸的聚集羣雄，造成軍閥了。

此時以前，如有戰事發生，日本農民，也須棄鋤犁而執兵器，上陣殺敵的。今則兵與農分，縱有戰事，農民仍可耕種，過平安的日子，祇讓驍勇敢戰的人們，隨著一個大元帥出征便了。這樣，凡是有名的將帥，都有一個軍隊服從他的命令，並且長期跟從他。而這些軍隊的維持費，便不能不向農民抽稅，使農民把穀米拿出來，養活他們了。不久，此項軍人便成了日本的武士。他們超然於全國人民之上，無論爲農爲工爲商，都得受他們的全權管理。他們的位置，是由本族的子弟升繼的。所以一代一代的過去，子弟日繁，這階級便漸漸長，

大，到後來便成了一個龐大的軍人階級。級中規例的緊嚴，自古至今，實無第二個武士階級及得上他呀。

年幼的武士，都受訓練於一種教管極嚴的學校中，總要把他們造成高尚的人，棄樂利如敝屣，畏侮辱如蛇蝎，忍艱苦而不發怒詞，樂犧牲而不望酬報；尤重要的，對於其主，必須完全服從，精忠無缺。倘若主人要用他的性命，他便當把性命行所無事的交出來，若不如，他的名譽，便算因此玷污了。教訓中第一件事，便是自盡的禮節，叫做『腹切』。自殺，還有規定的方式呢。在必要的時候，他便須用刀依著規定的方式，刺入自己的身體。所以他帶兩把刀，一大一小。大的便是拿來護主殺敵的，小的呢，若被戰敗，便用以自刺。這些嚴肅的戰士，是寧死不肯被獲的呀。若他犯了無論什麼當死的罪犯，大家也盼望他自殺；若是一個武士而死於普通的劊子手，那便有損於他本級的威嚴了。

武士的訓練，在嬰孩時期，便起頭了。最初的功課，便講究對於師長，極端的忠信，對於自己，完全不顧。下面的一件真事，可以表明這種教訓，深入於孩童武士的心裏，何等深刻。某王子被一個武士觸怒了，下令要把這人處死。有人送來一個新割下的人頭，他却不能決定這個是不是這人的首級。這人的孩子，不過一個七歲的武士而已，卻在他的手下，於是他便叫了這孩子來。問道：『這是你父親的首級麼？』這孩子一看，立刻曉得這並不是他父親的。在那一霎時間，他便得了解決的辦法。他想父親是逃走了，現在正在逃避。怎樣纔能多給他一點時光，讓他的逃避得以妥當呢？祇有一個可怕的方法，而這個孩子竟毫不震懼的實行起來。他伏在這首級的面前，向之行禮，面上表示着無窮的敬意和憂愁。於是拔出那把小刀，刺入己身，便即刻死在那裏了。王子卻完全被他瞞過，以為這孩子的自殺，純因他父親的死亡，所以便不再提這事，這人纔得到一個安妥的地方。

另一個故事，講到一個成人武士。他是一個被圍的堡壘中的守卒。那時堡中主人，不知究竟還能不能堅守以待救兵，但於同時又信仇敵方面，也很軟弱。於是便遣這個武士，去偵探敵人的兵力。這武士爬入敵人的營帳中，立刻查見了他們的不足畏，但是一個不謹慎，卻被擒獲，並被迫以釘十字架的酷刑，強迫他回去說，敵人兵力極強，堡中堅守無望。他當時虛作應允，便被幾個敵人，送至堡外的壕塹邊。那裏，他看見了他的妻子和兒女，卻大聲喊說敵不足畏的真象，並叫他的同伴，努力進攻，不要失望。不必說，他是要被拖回去受釘上十字架的酷刑了，可是他滿臉笑容，從容就死，因為已得了機會，爲他的朋友盡了職務了。

武士是一個很有教育的階級。幼童武士的學年，分爲兩部：在前部的學年裏，須受喜悅本國學問和文學的教育；後部學年，卻盡用於身體的鍛鍊，和兵器的使用裏。他須學的是：騎馬術，射箭術，舞矛術，駕乎一切之上的，還有舞

刀術。武士的刀，不但是他們階級的表記，並是他們心中的偶像。這是他所有的一件最寶貴的東西，愛護非常。刀上若更鐫有一個有名製者的姓名，那末，尤其貴重了。

武士的刀刃約三尺，刀柄很長，舞弄時雙手執柄。那刀只有一邊是鋒利的，映到尖端，略有彎曲。插入鞘中，繫以皮帶，便可帶在身上，而帶時刀刃須是向上的。日本古刀的最佳者，說是鋒利無匹。若有一把刀是一個大製造家造成的，尤其要父傳子，子傳孫，視為家傳至寶的。每個武士總要費去許多時候練習刀藝，以期十分純熟。用刀時刺的少，砍的多。一刀揮動，猛速如雷。在日本人的談話裏，常常說到奇異的故事，關於他們的英雄，舞刀時的神威，殺敵時的勇猛，有的把敵人斬成肉片，有的一擊之威，一隊敵人，盡被腰斬。所以一個昔時的立法者說：「刀爲武士的活靈魂，」信然。

刀刃的鋼火和鋒利，往往借下法試驗：把銅錢疊在一堆，以刀斬之，錢被

切開而刀刃一點兒不缺，便是好刀。還有一個試法，是試驗舞刀術的敏捷的。把一隻筷子，立在桌上，而任牠倒落。在這筷子尙未及桌的一霎那間，被試的少年武士，須疾攪刀柄，把刀由鞘拔出，舉手一揮，使這六寸長的筷子成爲兩段。

數百年中，日本的人民，都按流品的高下，分爲以下四等：武士，農夫，工人，商人，而武士乃是其餘三等人的治理者。他們治理權甚大，甚者操人生死之權。若有一個武士，拔出他的大刀，把一個下等階級的人殺死，也沒有人敢來和他算賬的。一個有名的立法者說：「武士是四民之首，農工商賈斷不可以粗野的行爲，觸犯武士……若有人故意胡行於武士之前，儘可格殺勿論。」武士的威權，即根據於此。

那末，武士豈不要藉着這種特權，橫行無忌，殘暴下民嗎？其實從不如此。被這武士階級自由殺戮的人，爲數極少，且亦間時而一見。這種武士，年幼時

的訓練，一切都使他成爲有禮的君子人，在平日很能爲人設想，尙禮自尊，若一旦自己的尊嚴，爲人蹂躪，那就不要怪他的兇暴了。

第九章 基督教的傳入

賴朝死後，源族隨之不振。族中並無一人人才具優長，足以繼此大任，而治國大權，便輕輕的落入北條氏的手裏，如是者一百餘年。（紀元後一二〇〇——一三三〇）

在北條氏當國時，有一件大事，便是蒙古王子忽必烈於一二八一年，向日本施行攻擊。忽必烈乃世界破天荒的戰勝者，當時率領着遊牧的民羣，蹂躪中國。中國既得，風聞日本民殷國富，乃興「得隴望蜀」之思。於是派遣戰船三千艘，戰士十萬人，進攻九州島。那知日本人護土情深，憤然羣起，而這巨

大的敵軍，便被殺的四分五裂，死亡極多。陸上已是敗北，海中又起大風，於是戰船盡覆，忽必烈的海軍，總可說是全師覆沒吧。日本島民被侵，除這件事外，可再沒有了。

北條氏終究倒了，原因是由於他忘卻了自己的地位。一三一八年，他們竟想把天皇趕走。於是勤王之師羣起，而他們的權位便被奪去。可是天皇雖得復位，未過許久，爭位之事又生。北方有幾個貴族，另立了一個天皇，於是六十年間，二皇並立，一在北庭，一在南闕。北皇的靠山，是一個強有力的氏族足利氏，賴著這族，北皇終得獨霸全國。足利氏的族長成了將軍，而將軍一職，自一三三三年至一五六五年，都在他家。

足利氏將軍的庭闕，漸成禮儀學問的中心點。就中有的喜悅藝術，對於書畫專家，力加護助。他們所建的宮殿，在日本國中，可算數一數二的華麗了。但全國情形在足利氏當國之時，卻是破敝不堪。像賴朝那樣強有力的人，早

已死了，盛時已過，擾亂紛起。當時的諸侯，各率強兵，互相侵伐，而全國之中，竟沒有一人能加阻止呀。

這些諸侯，日人叫做大名，便是強有力的氏族首領的尊稱。他住在堅固的衛城當中，族中的武士，便是他的衛隊，而其對於四鄰地方的治理權，正和英國封建時代的公侯自治其國的一般。大名便是諸侯，武士便是諸侯的騎士。強有力的大名或諸侯，每有武士數千，而這全隊的軍人，都歸耕種侯地的農民養活。所以倘若兩個諸侯，以兵相見，農民的受害便極深了。友方要他的穀米，自不必說，敵方入境，焚掠摧毀，尤所不免。當時固也不乏與民相安，不事征伐的諸侯，但這種人究竟極少，間時始一見於日本中世紀歷史中罷了。

雖然在十三世紀末葉，馬可波羅已向歐洲人提到日本，可是歐洲人得上這島國的海岸，卻在一五四二年。首次登陸的，是幾個壞了船的葡萄牙水手。數年後，又有一個葡萄牙的旅行家，名叫門第茲品托的，到了日本南部的

九洲島。當地的官紳很優待他和他的朋友，又極熱烈的向他們詢問關於葡萄牙的一切情形。

品托隨身帶了一柄火繩槍，施放時，大得日本人的歡喜，他又把製造火藥的方法，教給他們。這次便是火器發見於日本國的第一次。日本聰明的軍械匠，立即依樣，爲他自己的人民製造火繩槍。他們所造的，爲數極多，所以不久這種軍器，便通行於日本全國了。直到近時，後膛槍礮發明，日本人纔棄其十五世紀式的古笨火繩鎗，而急取此新器。

品托曾由海路到日本兩次。在一五四七年，他第二次的旅行裏，曾遇着一件異事，——這件異事，是很有重要的結果的。船將啓碇的時候，忽見岸邊有兩個人飛奔而來，後面一隊騎兵，追迫甚急。逃難者，一見葡船，便哀求救命。葡人當時也便容納他們上船，對於追迫者的追求，置之不理。這樣，這兩個人，便被帶往麻刺甲，拜見天主教的大傳教師和聖人，法蘭西斯維厄神父。繫

維厄神父，久已注意於日本了，所以一見這兩個人，——一名安次郎（Anjio），很爲重要，一爲他的僕人，——便深加注意。後來二人都受了洗禮，成爲天主教徒。安次郎取名保羅，其僕便叫約翰。他們學習了葡語，在紮維厄立願要行的工作裏，——便是日本歸教一事——做了一雙忠誠的幫助者。

紮維厄和這兩個人，於一五四九年，航往日本，在九州島的薩摩省上陸，尋找安次郎的友人。當地官吏，以十二分的友誼，歡迎他們，並允許他們宣傳基督教。所以紮維厄在那些地方的日本人當中，成就是很大的。在一五五〇年，他又跨海而入島國的本部，並且尋路到當時的首都西京來。他在這裏，沒有得到當道的優待，可是仍得在街中宣道，人民因而獲得的印象，也就很深。到一五五一年，他已在日本工作了二年另三個月了，於是離開日本，想到中國建設教會。但在第二年便死，他的屍體被帶到印度的果阿，即在那裏安葬了。

紫維厄雖死，他在日本創始的工作，他的門徒，仍是繼續進行，所以基督教的傳佈仍是很速的。同時日本的國外貿易，也漸漸膨脹。葡萄牙人仍是當時惟一爲經商而來的歐洲人。他們的船隻在日本沿岸，也常見。後來長崎這商埠給了他們，不久長崎便成了一所基督城。於是各方面都設教會，京城裏和許多城市中都有教堂，而耶穌教中的神父，各村各莊，莫不有其傳道的蹤跡了。

一五八二年，日本教會派遣使者，去見教皇。這次的途程雖長，卻是一路平安，未遇險阻。羅馬所見的奇觀，當未有奇於那日的。距今三百餘年前，兩個信教的日本王子，騎馬入城。他們穿着的是繡花的袍，帶着的是兩把表明階級的刀，陪伴的是一隊華麗的羅馬王子，教皇的軍兵和教中的大吏。一時響砲連聲，衆民歡聲雷動，日本王子，趨入聽道堂，在教皇格列高里第八的面前，一躬到地。教皇也格外加意的接待他們，「力催他們起來，以吻接其前額。」

十六世紀未完，好幾個日本的大人物，都成了基督教徒，在他們勢力所及的省分中，信教者均以十萬計算啦。

第十章 日本三偉人(其一)

在日本基督教傳布甚速之時，也便是三偉人活動甚力之日。這三人便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首一人是基督教的好朋友，雖然他自己是從沒有入過教的；末一人卻是基督教的惡仇。

信長是一個諸侯，可是階級苦不甚高。他的財產本來很小，可是他採用蠶食的政策，不久便把財產加大了。他的兵士極精，他的將才極好，兼以爲之扶助的，又有秀吉，所以所向無敵。秀吉本是信長手下一個普通的兵士，但他的戰事才能，非常高妙，所以馬上便升到副帥的地位；信長深得了他的扶助。

他這人治軍有法，詭計多端，籌謀決策，敏速異常，所以人說『軍中得一秀吉，勝添一萬雄兵。』

信長的勢力一日千里，至終機會到來，他便很愉快的將他擒住。那時足利氏的將軍，治理的很壞。就中有一個被人刺殺了。這個被刺者的兄弟，便求信長扶助他做將軍，你想信長得到這種機會，怎麼不喜歡呢。

他帶着大軍，直入京城，把這人扶爲將軍，而他又因將軍的保薦，得封爲副將軍，於是他便借着秀吉的幫助，日夜勤勞着，把京都的秩序恢復了。

他又興兵去征討幾個不服從這新將軍的諸侯。在軍中幫助他的，便是秀吉和家康。家康屬於源族的一支派，才具優長，後來終創立了一個偉大的將軍氏族，暫且不提。信長既除滅了那些仇敵，不久便被召回京城，抵禦新敵。這新敵敢於直搗京都的，因有強有力的同盟者，爲之扶助。同盟者，便是距京都數里之處，一所大佛寺裏的僧人。佛教僧侶之在日本，每每不但是宗教上

的勢力，在政治上，軍事上也常有勢力。他們帶着軍器，便是善戰的軍人，所以一所大寺院，若要陳兵於野，摧鋒陷陣，是不難的。

京都附近的那所寺院，大的異常，簡直是一個小城池。中有建築三千所。此處雖然近在天子的腳下，其中武僧，卻是向來不服政府管的。這次信長的條例，訂的極嚴，他們就非常憤恨。當信長的仇敵趨向京都時，他們便歡歡喜喜的，爲他們籌備食物和住所，儘力的幫忙他們啦。但信長的攻法，是非常靈巧的；不久敵人便被包圍，只得求和引去，而信長乃反戈而歸，直把那所寺院，燒成白地，僧人殺戮許多，餘者盡數流配，方纔罷休。這是一五七一年的事，從此以後，信長和佛教中間，便不再起什麼衝突了。

信長從那時起，便很喜歡基督教。他自己實無一點意思想做基督徒，不過他以爲基督教，很可爲佛教的敵手，以助長他自己的權勢罷了。他建築了基督教教堂；在他的羽翼底下，基督教便大大的昌盛起來。於一五七三年，他

又廢了末一個足利氏的將軍，而自爲之代，自後他便挾皇帝以治日本，而治績卻是絕佳的。

但長州（Choshi）的諸侯，恃強不服。於一五七八年，信長便遣秀吉去討伐他。血戰五年，共平五省。這次長征的末一步，是一個強大的堡壘的克復。秀吉到堡前時，堡中守卒都大笑而守，以爲這樣強大的堡壘，四圍又有湖泊環繞，想以大兵攻打，是不可能的。但他們看錯了秀吉了。秀吉原不以兵攻打，他看見堡外湖泊，直通一道河流，便叫兵士在那河中橫築一堤，以水攻敵，堤既築成，泊中的水，無法外洩，便漸漸的滿上堡牆來。所以秀吉不折一弓，不失一矢，而大功的告成，只須靜靜的等待便了。

話分兩頭，秀吉這邊，正在施行水攻計時，信長那裏，卻出了禍事。他派遣了許多生力軍，前來助戰，自己雖也要去，卻要先到京都去灣一下。在京都時，他住在本能寺中，卻不料先時一件玩笑的細故，在這裏卻釀成了殺身的大

禍了。衆將中有一個名叫明地的，因有一次，信長在宮中設宴會飲，歡悅過甚，致把這人的頭挾於懷中，用扇子擂鼓也似的亂打。在明地以爲這是侵犯了他的尊嚴，所以十分憤恨，立志要報此仇。這次信長差他前去助戰，他便在半路上，下令叫衆軍一同回京。他的將校，都十分驚異，來問意旨。他兇悍的答道：「我的仇敵，現住在本能寺裏。」於是又允許將校們很大的報酬，纔得了同意，一同驅兵直向本能寺來。那時信長，只有很少數的衛隊，在他身邊而已。

信長見寺院被襲，大驚，從窗口一望，已知敵人是爲要他的性命而來，於是竭力抵禦。但不久便覺得勝已無希望，乃準備自戕的方法。日本的上等人，是必不肯受死於敵手的侮辱的。他進了寺中的一個內室，放起火來。等到火焰既高，他纔很沈靜的拔出刀來，撲刺一下，而他的屍體，便葬埋於火窟中了。那年正是紀元後一五八二年，他的年紀，不過四十九歲。

第十一章 日本三偉人(其二)

這個可怕的惡耗，傳到秀吉的耳中，他便要立刻回京，爲主人復仇。那時所攻的堡壘，已經攻下。班師令下，大家本可一齊動身，無奈他報仇心切，不肯與大隊同行，只帶衛卒數人，輕騎兼進。可是明地也怕秀吉回來復仇，便派了一隊暗殺團，在途中等候。事有湊巧，這暗殺團便和這單人獨馬的將軍，碰個正着。那時秀吉的衛卒，被丟在儘後面，秀吉看見寡不敵衆，便見機而作，策馬飛逃。途中經過一條窄巷，兩邊都是稻田，窄巷盡處，又是一所寺院，此外並無叉路可逃，而後面的追兵，已漸漸的近了。在這萬急之時，秀吉心生一計：便在狹巷的半路裏，跳下馬，帶轉馬頭，拔出刺刀，向這馬的後腿上直刺。這馬本來猛烈，經這一刺，疼痛難忍，便連奔帶竄的向後衝去，勢不可當，而那一隊追襲

的人，便被衝的奔逃四散。秀吉乘機，便飛身奔入前面那所寺院裏去了。

進了寺，看見許多和尚，同在一個大浴池裏洗澡，他便急急的說了自己的姓名，並求幫助。和尚們叫他也跳入池中來藏躲，他便脫了衣服，跳了進去。這樣，當幾個暗殺團闖入院中搜尋時，但見滿池浴僧，並無別人。於是又跑出去，向前追趕，以爲秀吉必在他們前面。所以等到焦急的衛卒尋來時，秀吉已經洗完了澡，穿着僧衣，安安穩穩的在那裏休息了好一會兒了。

秀吉不久便打敗明地，並且把他誅戮。自己成了日本國的第一人。無如他的門閥過於微賤，所以始終沒得到將軍的名號；然在實際上，將軍的權勢，穩穩的被他捏住，誰也搖不動哩。這種至尊的威勢，秀吉得來，是不容易的。他起自民間，出身微賤，當時有許多大王子，都瞧他不起，並且不喜悅他。然而終於不敢不服他的，卻是因爲他的將才卓越，這些人的軍隊，盡被剿滅，欲抗不能罷了。他的最勇猛的戰功，當推征討薩摩族的一役。這薩摩族在九州島中，

可謂全威無敵。他們的戰士，都是慍悍有名的，他們的國土，又是不毛之地，很難穿過的，而那薩摩的大名，所轄的區域又有八省之多。

秀吉驅兵和這種危險的仇敵爭鋒時，所憑藉的，惟有那百發百中的智謀，和天助的命運而已。薩摩人到處被他打敗，最終都被圈入首城裏面。那時大家都拭目以待秀吉的一舉殲仇，不意他竟不如人料，那是何等的聰明呵。他允許薩摩人的求和，並賜與他們優待的條件。凡是他們原有的土地，盡數退還，惟一的條件，只要他們承認這塊土地，是皇帝封給他們的。用這個方法，薩摩人都心服於他，比較以力服人者，穩妥十倍；從此薩摩人成了他的忠僕，永不再叛。

秀吉要做全國的主人翁，還得有一場大爭戰不能少，這便是對於北條氏的征討。那時北條氏的首領，在本島的東南角，富士聖山的附近，還佔了好幾省的土地。這一役，所以有注意的價值的，卻因江戶一地，從此而起，江戶便

是東京的古名。秀吉當進攻北條氏時，途中要把許多的馬匹，運過遠州（遠州 海，所以便叫舟子爲之。可是他們不從所命，因爲他們中間有一種迷信，說龍神（Ryujin）最不喜歡馬匹，倘要渡馬過海，龍神便要與風作波，把全船都沈下去。他們怕這個神，所以不敢從命。但這些人的幫助，是不可少的。於是這個機警的將軍，便自己出來平息這些人的恐懼。他告訴他們說：『龍神是要講禮的，我們是欽命的遠征軍，他決不加阻難。大家若不放心，不妨再讓我寫一封信給龍神，請他保障船隻，平安渡海。』於是便寫了一封書，信面大書『龍神君收』字樣，然後由一隻小船，把他帶去丟入海裏。這樣，這些腦筋簡單的舟人，纔相信可以無事，毫不遲延的把馬渡過去。

在這一役裏，秀吉得家康的幫助極多。所以役終征服的土地，便都交給家康治理。家康把他的都城，建在海邊一個小漁村名叫江戶的地方，在他的手下，江戶漸漸變成一個極其重要的地方，及到現在，此地已成了日本的首

鎮了。

秀吉起首仇視基督徒，大約就在這時。他並不是對於基督教信條，有所不悅；他這人的生平，似乎對於任何宗教，都無牽連，不過對於國中外人的勢力，甚爲不安罷了。他有許多偵探，就中有一個報告他一段葡國海軍艦長的閒談。那艦長說：『我的主人葡皇，先派僧侶來此收拾民心。民心一得，便要遣送軍隊，來接應這些本地的基督徒。如此做去，征服纔能來得容易而且完全哪。』

秀吉知道這種事，曾實現於印度，中國，和東方其他幾處，便立志不容這事再實現於日本。所以在一五八七年，出了一道旨意，令一切傳道的人，在二十日內，離開日本，違者處以死刑。這道聖旨，並沒有實行。但於此後，傳道士雖然仍舊招收信徒，可也不敢招搖着大幹了。

秀吉一生的精力，是全數消磨於戰爭上面的，出了這道聖旨之後，便也

不再注意於基督徒身上。那時，他又派兵去侵犯高麗，高麗既服，又想征服中國。可是這個計畫，終於不成，結果只把高麗弄得稀糟而已。可憐高麗國的田地荒蕪了，城池也燒成白地了。高麗本是日本的師傅，竟淪到一個無救無望的地步，直到今日，尙沒有完全復元。可是在這種可憐的情況裏，她還繼續着指教日本，因有許多高麗的高手匠人，被帶過日本，去改良日本的土方。就中最著名的匠人，是高麗的陶業七家，他們是被薩摩的王子，從戰地擄回，安置在他的省裏的。這七家設了一個小行會，行中所製的磁器，異常可愛，那世界馳名的薩摩磁器，便是他們的手藝。

第十二章 日本三偉人(其三)

戰事還沒有完，秀吉便在一五九八年死了。可是他的『日本破天荒的

大軍人或大偉人』的名號，卻青史長留。家康繼着他的權勢，立刻把日本軍隊，從高麗召回。家康是一員能將，信長和秀吉，都是他的主人，可是他要建立的功業，實使他的名字，在歷史上，比兩個主人還要響些。在他的手裏，日本的封建制度，纔成就了最後而且經久的形式。這種形式，直到近時，中世紀的日本，一躍而入近世紀時，方纔革去哩。

家康屬於大族源氏的德川支派，所以他建立的將軍系，便稱德川將軍系。這系是末一系的將軍，起自家康，於一六〇三年，由皇帝的封贈，終於一八六八年，將軍一職，永滅於日本政制之中。

家康也須於權勢未立之前，經過照例的競鬪。國中總有幾個好亂的諸侯，每當政柄易人的時候，出來尋些浮頭食。這些兇惡的諸侯，當時也曾聯合起來，反抗家康，並想推翻他的權勢。

於一六〇〇年，戰機成熟，雙方大軍，對峙於京都西邊的關個原村。聯軍

方面的兵力，雖大的多，可是來地不一，領袖甚多。至這一方面，令出一人，而這一人又是戰爭的師祖。天明時，鋒刃相接，整日不休。大礮聲，火繩槍聲，一齊都作。可是當日一戰，賴以決勝的軍器，仍是古時的刀和槍，殺人最多。黃昏時分，家康的仇敵，漸漸不支，紛紛敗走了。家康得了勝仗，從此便成了日本的主人翁。這一役，也是日本史上一個決絕的戰爭，和平源兩族，在壇浦的海戰，齊名並列。他的結果，範成了此後數百年的史事，亦合那次海戰一般。

家康從此權勢既固，便起手建設遠大的計謀。結果，日本在此族的掌握中，二百五十年而不替。他把那些反叛的諸侯的權勢打破了，第二步，便把其中許多諸侯的土地，剝奪大半，而賜與自己的親戚和侍從。這樣，德川族便成了國中最強的氏族，而他的權力的基礎，也因為建立。同時，他對於甘願降服的諸侯們，也採取和平溫厚的政策。國中有名的氏族，多是帶固根深，他亦知所忌憚，不肯一味的傾覆他們，致犯國人衆怒。對於皇帝，他更是深加尊敬；

將軍的尊號，必由皇帝爲之加封，他纔肯受呢。

家康之前，國中只有一個都城，便是西京。至家康，便爲將軍另設一個都城於江戶。於是直到近時，國中共有二都和二主。皇帝和他的朝廷，設於西京，將軍和他的宮殿，便在江戶。

家康的晚年生活，與其說是一個將軍，不如說是一個製法者。他盡心盡力的從事於這件提高國民，改進國家的事務。他雖不是一個大學者，卻是十分敬重文字的。在長期不斷的內爭裏，學問已降至最低潮線，到此時，太平無事，學者，詩人，和藝術家，纔相繼而起，家康便做了他們的倡護人。他印刷了書籍，又鼓勵諸侯，開辦學校，使各武士的子弟，於習武之外，又得修文。他沒於一六一六年，死時，留有『家康遺賜』一本書。書中都是他自製的法律，共分一百章。他死以後，這書便被國人十分尊敬了。

第十三章 基督徒殉道的故事

秀吉既沒，基督徒過了許多時的平安日子。因為家康起初，忙於建立自己的政府，無暇注意到他們。可是他和他們，也並沒有友善的感情，因為與他為敵的諸侯中有許多都是信基督教的。於是在一六一六年，他便下一道命令，表示他是不喜悅新教的人。這令禁止未信教的人，再行入教，勸諭已信教的人，棄信返俗，但是大家都不把他的話當一回事。不但如此，還在長崎那所基督徒城裏，舉行遊街大會，去紀念耶穌會的創始人，易格內細阿羅耀拉哩。家康得聞這事，大怒，對於江戶附近的本國基督徒，便起始採用嚴厲的辦法。原來他的意見，也是和他的主人秀吉一般，以為外國教師的來臨，乃是對於帝國和平，與日本安寧的一種威脅。然而這事的風潮，至一六一四年始

行破裂。到那時，家康纔立定心志，要把在日本的基督教，摧殘毀滅。於是下令叫把一切傳教的人，逐出國外；一切教堂都要拆毀；一切本國信徒，都要強迫着拋棄他們的信念。這幾條命令，奉行甚厲，張貼在公共注意牌上，至一八六八年，纔揭下來。

對於基督徒可怕的逼迫，便於那時開始。凡不肯拋棄信心的人，都被捉了來，用極可畏，極殘忍的刑法處死。凡來報告基督徒的行動的，得受巨賞。如有人報告一個教徒，既棄信心而復入教，這人所得的賞賜，高至三百塊銀幣。

家康雖沒於一六一六年，他的兒子，帶領着逼迫者，進行愈厲。一個作家說：『我們讀過基督徒，面對面的被人以野蠻的方法處死；有的被人從危巖絕頂處擲下來；有的活活燒死；有的分屍而死；有的被裝入米袋裏，堆在一處，然後放火燒死。還有的在未死以前，被人用長針刺入手和腳的指甲下面；更有幾個可憐的人，受一種文雅的殘刑，他們被關入囚籠裏，餓死在許多看得

見而吃不着的食物面前。」

日本政府組織一個特別的機關，專以搜尋基督徒，強迫他們拋棄信念爲職務。所以這種逼迫的事情，年復一年，進行不怠。他們的事務，也是很多的，因爲日本殉道者的英豪，簡直贊美不勝贊美。這種人的被害，有時百人做一回，有時千人做一回。棍打死的，火燒死的，殺頭的，釘十字架的，莫不應有盡有。如有一個傳道的人，藏在人家屋裏，全家俱死。如父母不出首兒女，或兒女不出首父母，罪發同死。然而信徒仍是附從着新教。這些慘刑，不過使他們的附從嚴密些罷了。他們每在晚上，爬到他們朋友的灰燼還在冒煙的地方，尋覓燒焦了的塊片，當做寶貴的遺物，保存起來。當軸者曉得了這事，便下令叫把所焚的屍體，完全燒盡，所餘的灰，擲入大海裏面。

這些逼迫者，對於基督徒所施的攻擊，當以在長崎基督城中爲最兇暴。政府派了一個官吏，帶着嚴厲的訓令，到那城去撲滅基督教徒。這官吏卽以

可怖的方式施行起他的職務來。城中的街道，一到晚上，便閉街門。每條街市都派一個街首，所管的那條街道裏各戶人家，都要他來負責的。這樣一來，街門關時，每條街道，都成了一個監獄，其中每一個住客，都要受嚴密的盤查。街首之外，每五家還有一個監察員，這五家人的姓名和職業他須個個知道。所以藉着街首和監察員的對證，政府對於有基督徒的嫌疑的人，一一都能得到確實的報告了。

這個官吏這樣一街一街，一戶一戶的查過出，全城的人民都被查到。凡不是基督徒的，或情願放棄信心的，都放過不問。若是一個基督徒，而又不肯放棄信念，那就立刻交給動刑的人了。這官吏所常用的刑法，是把他的囚人，送到一處沸泉上湧的地方。在這裏把他們的背用刀坎開，然後把沸水往新肉上面傾潑。但除此以外，他還有別種嚴刑，比較這個，可怕十倍，有的竟可畏到不可述說的地步。他用這種方法，多數人民的精神，都因此破壞了。相傳在

一六二六年時，長崎的基督徒，有四萬人，到一六二七年，竟再沒有一個人敢直承自己的信念。原來四萬人中，有的被殺而死，有的畏刑背教，其餘的盡數潛逃，而這個官吏，卻是大功告成榮耀無比啦。

但是長崎的基督教，雖已掃絕，四周各邑裏，避禍的基督徒，卻是極多。於是政府中的官吏，不久又追尋到各鄉下去，把藏匿的基督徒搜出來，或處以火刑，或處以斬罪，爲數又是不少。然而我們可以看見，基督教會於此，仍未完全撲滅，他的教義，還是沒有連根拔盡呢。

於是他們又發明了一種新刑法，叫做倒懸刑，便是把殉道的人，用繩索網住雙腳，倒掛在地穴中。據說這個刑法，比無論那種，都更可怕，因爲一身的血液，一起壓在腦上。有一個目擊這種逼迫的歐洲人，曾和受過這種刑法，後來情願離教，卽被拖出地穴而釋放的人，談到此事。他們告訴他說：『無論火刑，或他種刑法，所生的痛苦，都不能和這一種比擬。』原來這種刑法的痛苦，

是延長的，火刑殉道的人，很快的便燒死了；至於倒懸刑，受之者，每每活倒八九天之久。有一個英邁的殉道女子，竟倒懸了十五天，然後纔死。在倒懸期中，她竟不肯一作立刻可得釋放的記號。

後來又興起了一種可鄙的審判法，叫做踐踏十字架法。爲減省審問的時間起見，審判官，把一個十字架，平放在地上，叫每家的人，都踐踏牠。凡不願這樣做的，便立刻捉來當基督徒辦理。便是最小的孩童，也不能不受這種試驗，不能行走的嬰兒，須由他的母親扶着，把一雙小腳踏在十字架上。

這種可怕的逼迫，盛行於十七世紀的大半時期中，直到日本官吏，自以爲基督教已被完全鏟除於日本，方纔罷休。但他們錯了。二百多年後，基督教宣道師又取道而入日本。在一八六五年，新來者，是何等的歡喜而且驚異，當他們在長崎附近的村莊裏，發見了好幾個基督徒的團體呢！這些基督徒，只有幾本書籍，但他們中間，無所謂宣道士或教師了。可是他們仍能維持其信

心，父而子，子而孫，一代一代的，把幾種祈禱文，和受洗的禮節，遺傳下來。

但基督教若是尙存，撲滅牠的命令的效力，也與之俱存。所以在一八六五年，又出了一個新命令說：『惡教派，名叫基督教的，必須加以嚴厲的禁止。有嫌疑的人犯，應當報告給相當的官吏，報告的人，是有賞的。』同時許多住於長崎附近的基督徒，都被擒獲，流往遠方。但是逼迫的火焰，到那時已不過和風中的燭光一般了。歐洲的列強，又抗議這種對於基督教的侮辱，所以爲時不久，這道命令卽便撤回。到一八七二年，被逐的本地基督徒，蒙赦回鄉，而對於宗教信仰的逼迫，從此便永遠絕迹於日本的歷史中。

第十四章 第一個在日本的英國人

日本國的第一個英國人，因爲不能走脫，便一世住在那裏。英國的海中

人，有許多奇異的經驗，可是少有能比亞當尉爾所遇的更奇的。這人是一隊五隻荷蘭船的總駕長，於一五九八年東航。

亞當尉爾是英國肯德人，生於一五七四年。十二歲時，就學於駕長狄金士尼古拉。後來學藝精熟，便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任職。於一五九八年，那公司派了五隻海船，到東印度去，便把總駕長一職，派給他。他們所定的路綫，是經由麥哲倫海峽，然後橫渡太平洋。途中遇着不好的天氣，和敵人，又碰着腸熱症，血枯症，和口糧的短少。於是許多水手，都死了，就中有兩隻，見情形不佳，到海峽時，便轉舵回國。第三隻被西班牙人捕去。所以祇有二隻，——一名希望，一名慈悲，——相依着渡這廣闊的太平洋。

惡劣的天氣又遇着了，希望一船被浪捲去，再也不聞音信。祇賸下慈悲船一隻，依着亞當尉爾駕長的指揮，繼續航行而前。不料又碰着了血枯症，以致水手漸漸減少，卒至連船也不能正式的駕駛。船上只有四人能站起來，便

是亞當和其他三個。再有四個，尙能手膝爬行。至其餘的，都無望了。於這種可愁的情形中，那船便被打到九州島的岸上。所幸船上多數的貨物，雖被土人劫去，當地的官長，卻很優待他們。過了幾天，從長崎來了幾個葡萄牙人。可是在那時候，荷蘭兩國，仇視很深，所以葡人不但不設法去幫助同洲的人，反而官長進讒，說這些逃難者都是海盜，應當處以死刑。

這官長傳信與家康將軍，家康便傳令連人帶船，都帶到他那裏去。於是舟中的人，坐了小船，送到西京附近的大阪（Osaka）一個大堡壘裏，拜見家康將軍。亞當在他的信中，每把這將軍稱做皇帝，但這是一個極容易犯的錯誤，當他看見家康的無上威權，將軍和亞當做了一次很長的談話，問到荷船怎樣到這裏，爲什麼葡萄牙人如此仇視他們。亞當便述說荷人的本意，只在經商，而葡荷兩國，在本土便是互相敵視的。

觀見之後，亞當留於獄中者，二十九日。在這二十九日中，無時不有釘於

十字架上之憂，因爲這便是日本處死海盜的惡刑。到後來，他纔知道葡萄牙人當時曾請求過家康把他和他的同伴處死，可是這個偉大的執政者，很沈靜的回答他們說：逃難的人，並沒有妨害過他，至因葡荷兩國，目爲仇敵的原故，卻要他把這幾個人處死，是不見得有充分的理由的。

慈悲船也被帶到大阪附近的海口，亞當便在那裏被釋回船。後來又到江戶，船上水手們，便在那裏由家康給了一筆被偷貨物的償金，大家均分，各尋活路。惟有亞當一人，爲家康所賞識，被留在將軍的朝廷裏。這才能出衆，目光銳厲的家康將軍，原是善能知人的。我們從亞當尉爾的信裏，便可以看出亞當，是一個質直的英國人，又誠實，又能幹，無怪乎不久家康便如此的敬愛他，再也不許他回國了。這個英國水手，對於這種扣留，覺得非常痛苦。他常想再見故土，和棄於故國的妻和子，破鏡重圓。在待遇方面，他別無怨詞，惟有失去自由這一件，使他十分不滿，將軍賜給他一份可觀的財產，依着亞當自己

的形容，簡直『和英國公侯的生活一般，有八九十個農人，做我的奴隸或僕役。』

這份產業，英國冒險家，科克隊長，也曾提過，他是於一六一六年往見亞當的。他說：『這份財產，是故皇（指家康而言，因為家康那時已死）賜給亞當艦長做永年家業的，他的兒子，也曾認可。就中有一百個莊場，還有許多臣僕。亞當對於他們，實操生死之權，因為他們是他的奴隸。他對於這些奴隸的專制威權，正和日本別的君王，對待臣僕一樣。』在這個產業裏，亞當和一個娶來的日本妻子同住，他們二人的墳墓，至今尚留存於一個美麗的小山上。

亞當曾為將軍做了些什麼？第一件他為他造船，這是家康非常歡喜的。第二件他在日本人和外國商人中間，做了一個經紀人。當時外國商人，更常見於日本沿岸了。此外家康還常常和他作長期的談話，叫亞當把所知道的

歐洲事件，都告訴他。人信亞當還有一所房子，在江戶，將軍朝廷的附近，至今，江戶有一條街道，名做安仁町，相傳亞當的房子便在那裏，他在日本人中間，每被呼爲駕長先生。

亞當在日本人中間，已住了九年，纔見幾隻荷蘭海船，到日本來。家康以十二分友善的態度歡迎他們，並允許和他們通商。雖葡萄牙人很不滿意如此，荷人藉着亞當的助力，終得了將軍的照顧。二年後，即一六一一年，英國人也尋路而來。於是亞當對他本國人，更盡情的指導幫忙，至終英人並得到一張特許狀，允許他們在帝國中，無論那個商埠，都可自由經商。亞當的晚年，便以指導他們，和幫助他們擴張營業爲事。

這年老的駕長，永無回國的希望了，一旦得聞鄉語，快慰可想而知。他沒於一六二〇年，至今日本人，猶把日本海軍的創始人，這個名號紀念他。他又成了一個神道教的神祇，人民都以安仁（Angin-Haka）神的名稱崇拜他，直

至今日，還用鮮花，供養於他的墓前呢。他死後，那份產業，便由他的日本家族，和英國家族均分。在他遺下來的書信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幅極有興味的日本當日圖，當日的日本，已將不見於世界，而成一個藏匿的王國了。

第十五章 閉關時代的日本

我們現在已講到日本的閉關時代，在這時代中，日本與世界生活，完全隔離，既不出而見人，亦無人來拜見，她是深深的隱居了。前章已提過，日本當時的執政者，對於外國商人和教士的來臨，深抱不安。他們的來臨，恐怕是為將來外軍侵犯日本，做先鋒吧？這樣的觀念，使日本人，心如火灼，因為在他們，本國的土地是神聖的，而所持以驕人的，便是從沒有侵犯的人能立足於其上。

那末，怎樣辦呢？外國人的勢力，已布開了。基督徒雖已誅滅，可是歐洲的船隻，越來越多。於是家康的孫家光，便深深的立定志願，要把日本爲日本人保存起來。他把國門關了。他是德川系第三個將軍，權力正盛，所以能把日本完完全全的和全世界隔離。他把帝國中一切商埠，盡行封閉，只留長崎一處，讓荷蘭人在那裏一個小島上經商，至其他一切的歐洲民族，都不許再上日本國的土地。他又禁止日本人出外遊歷或經商。航行一事，在本國沿岸是不加阻止的，惟凡航海的大船，如果可以渡過大洋便把來拆毀。因此，日本的藏匿於世界之外者，二百五十年。

他種民族都前進，只有日本不向前行。她在世界民族中，可以說是一個安眠的美女。正如古時的神仙故事中，堡壘和居民，都和睡去的公主，同在魔術的荆棘牆籬之後安眠，所以日本也安眠於她的幕後了。等到帷幕破裂，世界爭競時，但見一幅中世紀的畫圖，現於目際。在後膛槍來復礮，轟震於他國

戰場的時候，這裏的人民，卻仍以弓箭刀矛從事呢。

在這閉關時期裏，家康所樹立的封建制度，保持的非常整齊。封建情形之行於日本，遠在家康數百年之前，自是不錯，但直到大法律家家康手裏，封建制度，方有一定的形式和等級，各級人民，方有一定的行爲規則——這些規則，人民嚴密的遵守了數百餘年。

封建制度的首一級，便是諸侯，即國中的貴族。他們也不都是同一重要的，有的轄地甚多，有的很少。他們的尊貴，全視管轄的地方，所產稻米的多寡而定。這些稻米，便是當地農民上給地主的賦稅。諸侯得以維持他的國務，养活他的軍隊——便是手下的武士編成的軍隊——都是藉着這項稻米的供給的。他們的量器名叫石 (Tokin)。大諸侯每年可得稻米一百萬石，小者不過一二萬。一石的價值，隨價格而漲落無常：最賤時，降至稍逾一鎊，最貴時，幾升至三鎊。

諸侯各有專制全權，以統制他的省分；他須服從中央政府，可是論到地方的治理方面，政府並不加以干涉。因此，在家康秉政之前，大的諸侯，往往敢和將軍爲敵，以致大亂時生。可是他們從不反抗皇帝，因爲皇帝在他們心裏，是尊貴之極，不敢違逆的。爲制服這些好亂的諸侯計，家康強迫他們，每年中以六個月，住在江戶；其餘六個月，他們可以回家，而妻子和家族，卻須留以爲質。諸侯和他的兵士——武士——共成所謂的軍界，自居於萬民之上。至於平民，又分三級，一曰農，二曰工，三曰商。

諸侯出遊的時候，壯麗的執司，前推後擁，他便坐在當中一種轎子的裏面。這轎子是用希貴の木料做的，內嵌美麗的花紋，外塗以漆，以致那光亮的表面，照耀如同寶石一般。隨於前後的，是一大隊全副武裝的武士——矛兵，弓弩手，單刀手。他們不但爲保護主人而設，並且時刻留心去懲責凡不以相當尊敬，對待這個大王的人。這隊執司，到一鄉村，或進一城市，街中立刻空無

一人和死人停柩的地方一樣。門窗都須嚴嚴的關閉，因為諸侯經過時，平民參觀都在禁止之列的。如果有過路的人，遇着執司，他們必須立刻伏俯在地，直待大隊過盡，方許起身。若有舉目觀望的，刑法立至，那兇很的武士，立即舉起可怕的刀，把觀望者殺死，屍首便拋在道旁，以爲他人的警戒。

軍界的次一級便是農民。這階級是很受尊敬的，因爲藉他們的工作，全國人民，纔得到食品。通常向他們徵收的賦稅，並非不平，也不太重。農民往往以把最好的稻子交租爲一種榮耀的事，交租的稻，都盛於清潔的草袋裏，親送到徵收者的穀倉中。下面這個有名的故事，是提到那閉關將軍家光的一天，他微服下鄉，路經一個農夫的屋前，倦了，便坐在一個米袋上休息。這農人不認得這個大偉人，便很暴怒的喝他站起來，說這些稻子，是要送給地主的，因此他決不許人家加以侮蔑，至於坐在上面。將軍對於這窮農的忠心爲主，十分喜悅，便賜給了他一個很好的位置云。

在封建期裏，法律如此的嚴密，以致家常瑣事，都被規定不容違逆。各級均有其極精細的規律，而各級的區分，則以家境所收入爲標準。凡有如此如此的收入的人家，必須住如此的房屋，穿如此的衣服，吃如此的飯食，甚至於送如此的禮物。倘若無論那一條，有所破壞，便有許多偵探去告發他，使他不能安居樂業了。

茲舉一例，如果一個農夫的田地，產稻百石，他當遵守的規律卽如下列。他的房屋，可以寬至六十尺，但不可以有華廳，屋上亦不可蓋瓦。如果他怕火燭，想用屋瓦代替藁茅，必須先得許可。嫁娶兒女時，只可用幾件禮物，且須列於一單。婚禮之日，也不可預備筵席。這農夫和他的家屬，永不許穿着絲貨。如對方的婚家，家境可以着絲，這農夫亦須請他在結婚之日不要如此穿着。此等農家，如果互相拜望，不可攜帶有價值的禮物送給被拜望的人。如有喪事來弔者，亦不得飲酒。例單便是這樣的一件一件的敘下去，生活中小至極小，

大至絕大，都有規定；甚至於祖父母在孫兒女的誕日，送孫男國旗，孫女玩偶，都要禁止，但又謂用少數的錢文作禮物的代替，是可以的。

苦工又另有他所當守的條例，他的房屋，應當更小，且蓋屋必用藁茅。在住一方面只此而止，不能再想了。至吃着方面宴客時，可用一個盤菜，和一樣湯菜，但不可用杯。他的妻子，可以有一條絲帶，但不可在衆人中穿帶；衆人對於窮苦的婦人，頗苛刻的。尤可注意的，是苦工若非萬不得已，不可用傘，因爲在立法者的眼光，一幅草製的雨衣，在苦工已是很足了。

政府同時又發表一種告示，述明他們對於人民的美意與慈心。告示略曰：『此項規例，並非要強使一階級裏的人家，彼此同等的親密，也不是只因他窮，便不許他享受高等階級的生活，祇因若沒有此項規定，各家或不能繼續在所願在的境遇裏，謀生自立，便不免於憂貧了。因此纔設立了等級，訂定了規例。凡爾農工，富者不容驕貧，貧者亦不可恨富。富友貧，貧敬富，乃是天定

的自然法律，不可與抗，只宜凜遵的。果然如此，社會自得平安。此項規例的訂立，實欲人民省儉成風罷了。」

此項規例，實在已幫助着實現了立法者的願望：牠們和環境的力量，曾把日本人造成了一個儉樸的民族。數百餘年，這個帝國，閉了國門，百事都須依賴自己。國外貿易的財富，既已缺乏，而國中十二分之十一的土地，又是荒山；祇有其餘的十二分之一，爲數百萬蕃衍的人民，養命惟一之源。故知不儉，卽無以圖存也。

所以日本人民全體，是十分貧困的。但他們貧雖貧，他們中間的窮人，究不像歐洲封建時代的窮民，要忍受那樣可怕的痛苦，這就不能不說是日本封建制度的榮耀了。虐民的諸侯，固亦有之，但從大體上說，實有一種十分良善的感情，存於貧富兩階級間。遭逢凶歲時，地主往往很大的把自己倉中的穀米，散給他的佃戶，到豐熟時，方始責令償還。當時幾徧的貧乏，曾使仁愛

的日本人，百計千方爲貧民設法。在古日本，要想驅逐一個窮民出屋，或奪去窮苦的佃戶所種的田，是幾乎不可能的。倘遭不幸，依法律的規定，他的佃租還當暫時減輕。倘有貧富二人，利害衝突，貧的方面，應於衝突中獲得利益，也是明明的載在法律上的。

這種精神一直傳到今日，仍是十分的顯卓。一個近時的作家說：『在西方，貧困的人，須出最高的價錢，爲他的油鹽柴米。零星買煤比論噸購買，總是昂貴的多。在日本則不然，零星購買，視爲生計缺乏的憑證，因此購買的人，常受極度的顧惜，並得最大的折扣。我曾詢問一物的零賣價，既得其數，又問一打的價，馬上價格便漲高了。我這樣發問，便是生計甚高的憑證，所以這稅，便着落在我的身上。這並不得視爲索詐，因在日人眼中，他們的制度，純是一種公平的收稅法。富人出高價，則貨物便可以極低的價格，售給貧民了。』

第十六章 閉關時代的日本(續)

農界的下一級，便是工界。工人是極有用的，應當敬重，但他可不及民食攸關的農民那樣重要，所以所佔階級，遜於農民。在閉關時期裏，日本工藝的精美到了極點，有幾個德川系的將軍，都是文雅的人，對於詩人，畫士，函人，金工，磁工，刀匠，木和石的雕刻匠等，莫不召入朝廷，力加鼓勵。當時所出的磁器，漆器，寶刀，和金銀，黃銅的各種製作，今日評判的人們，莫不視爲至寶，欲與競勝的工人也都自覺失望。

諸侯中也有許多是工藝名人的護主。而每個諸侯，莫不各有自己的工人，凡他身上和宮殿中一切應用的衣飾，都由他們製做。這事並無買賣問題，存乎其間，因爲工人們，全歸他的主人資給，且每爲家屬中之一員。他不必急

急於工程之速就，因為他在時間上，是不受拘束的。他可以自由自在，喜喜歡歡，把精力都用到幾件奇妙的藝術品上，雖積年累月，然後成功，亦無不可。所以製成之物，或是一件甲冑，堅固絕倫，或是一個漆杯，美麗無匹，我們大可推知，在這上面他已費去了多年的毅力和心血了。

商界是人民中的末一級，因在古日本，貿易與通商，是被人賤視的。溯歷史而直上，我們可知鄙視專為求利的貿易生涯，是日本民族一種卓著的特性。各種故事，無論長短，沒有不為此說作證的。商人，中人，放債的人，都算古日本社會裏的糟粕，自高尙的武士視之，寧可餓死，也不能屈身於其中。

沒有閉關之前，日本的商人，已經開始向外洋移動了。他們的無底骨大船，近鄰諸國的海岸邊，數見不鮮。國門既閉，此項運動，完全止息。航海用的沙船，盡被拆毀，只有笨滯的船隻，為將軍們所僅容，沿岸爬行，簡直和螃蟹一般的遲鈍。自一埠至他埠，幾百里的途程，每要經過一年，方能到得。

古日本的商人，自成行會。從事於各種職務和各貨的貿易的人，也都有行會，爲之約束。負販行浴堂夫役行以及絲棉布、鐵器等等的售賣人，莫不有行。經時既久，行會的勢力，漸漸的膨漲，使用其權力，以規定市價，節制商情。於是人民十分不悅，便控告他們高擡價格於物品豐富，價格宜低之時。到一八四一年，這種行會便被廢除了。

不久，情形比前更不好了。行會固然曾詐取民財，但也曾維持商業上的道德，以保護人民，並把各項貿易，安置在堅固的基礎上，直與各強固的商人社會媲美。今則每一商人，均可自由行動，再沒有羣相忌憚的行會，爲之管理，而顧主乃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啦。因此，於一八五一年，重建行會，至於他們壓制購主的權力，卻由某種限制，爲之革除了。

古日本裏，還有一個階級，我們不可不提。這一階級，在許多方面，深有趣味。他們不能算做日本的人民，因爲如果把這個階級視爲民族的一部分，在

日人視之，便以爲是奇恥大辱了。這級便是日本的棄民，叫做穢多階級，這種穢多，是不許住在他種人民的附近的。便是最窮苦的苦力，也恥於和他們並立同行。若有一個穢多，膽敢闖進茶館，他便要立刻被人兇打惡罵的驅逐出來。

可憐這被棄的低賤階級，只好羣集於自己的村莊裏；簡直他們的生命，都被蔑視了。他們的戶口不和一區中的人民一同計算，只算是一種牲畜。無論那條大路，只要經過他們的廬屋，在一切道路的度量裏，便都棄置不算。一個穢多曾經站立過的地方，便算污穢，必須用食鹽灑在上面，然後日本人立足其上，纔不蒙污。從沒有一個日本人，肯片刻的承認穢多是和他同族的。倘有一個穢多觸怒於他，他把這穢多殺死，在他的心裏，也不過和殺了一條狗一樣罷了。

日本人通例對於同胞，是那樣的仁愛寬恕，而對於這一級的的人民，則殘

暴異常，視之若浼，那末，這種希奇的棄民，是從何處來的呢？這事沒有人曉得，因為他們的源流，在日本的歷史上，遠之又遠，以致這種深惡痛絕的理由，已經忘記了。但關於此事，意見卻是很多。有的說他們是高麗戰爭中，帶回來的高麗俘虜的苗裔。有的說他們出自忽必烈汗侵犯該島時被日人擒獲的韃靼俘虜。而日人對於他們的深惡痛絕，即由當時對於侵犯者的痛恨而起。還有別的思想家，以為他們的起源，為時更古，當在七八世紀佛教流入日本之時。依佛教僧人的教訓，殺害生命的人，是可怖而且可辱的，所以屠夫、劊子手，以及一切擇業類此的人們，漸漸自成一個分立的階級，在衆人眼中，便成一種可恨可惱的污穢的人類了。

在古日本裏，最卑下最賤視的職業，都留給穢多階級。舉凡宰殺牲口，罪犯行刑，例如把罪人釘於十架上，用矛刺戳，然後焚屍，都是他們的職分。其中又有許多是皮匠和鞋匠。在他們自己的村莊裏，自有頭目，為之治理。依他們

自己傳說，穢多的首領，住在江戶，且是大執政賴朝の後裔，也曾蒙許身懸二刀的特權。

在古日本裏，常有穢多跑到遠方，藏其族系，以勞工的資格，尋覓工作，而與人民同住的。可是這種事，很是危險，一經發覺，便要立刻處死，便是他們設法藏匿本族的記號，也是不容易的。數百年的壓制和虐待，給了穢多一種特別而易於辨認的容貌，所以他的祕密，每每不能隱瞞。

到一八七一年，穢多纔在法律之下，和國中他部人民，一律看待，並又命令他們也受教育。但過了很久，人民還是不願和此種苦窮的棄民有所接洽，而接收穢多爲國民這事，還須經過縉紳之手，始得成功。有一鄉村，有設立學校之必要，便有幾個人，籌得基金，把校舍建造起來，又爲請了教師。但在開學之日，竟沒有一個學生到來。原來發起學校的人，是幾個穢多，所以日本人不願把子弟送到他們那裏去。但校中畢竟有一個學生，這個學生，不是別人，卻

是當地的長官，一個武士階級的縉紳先生。他預料着了必遇之事，所以便跑到校裏，報名做個學生，且在開學的前一夕，還實行在一個穢多的屋中睡眠。當時人民驚異萬狀，但見當地的長官，尙願和這一級的新平民做朋友，他們的態度也便改變過來，這個學校，因之亦得昌盛。

第十七章 日本的開放

二百五十餘年，皇帝接着皇帝，將軍接着將軍，而日本仍在封建制度下討生活，然其他民族，卻已經活活潑潑的，忙碌於近世情形之下了。至終，世界起首去叩她的門，要求她放棄閉關的政策，脫離隱居的生活，而於世界工作中，盡其本分。第一步由美國做起，在一八五三年，培理高摩達爾帶着一小隊的美國軍艦到江戶灣，把美國總統一封國書，送給日本天皇，請求他開放門

戶，允許外國商人入境通商。他遞了國書，便又開航，約定於次年回來聽回信。他於一八五四年回轉日本，日本人便允許開放幾處商埠給美國人，並以友誼的基礎，和美人交易。立刻其他各國，都衝進來，要求同樣的權利，而英國亦在那年獲得一個相似的條約。

從那時起，日本時局，便極不安寧。諸侯和武士，分爲兩派。武士派稱外船爲黑船，見了牠，便唱兇很的戰曲，立志要把這些『野蠻人』逐出國外。諸侯派見識較高，曉得列強，不易輕視，便不願作無益的抗爭，而力主國門的開放。前一派集中於西京皇帝的朝廷，後一派於江戶將軍的朝廷。但是無論排外黨如何盡力，列強的勢力，仍是緩緩的穩穩的侵入國中。不過數年，江戶城中，便設立了幾處外國使館。

可是列強的代表，立刻發見了自己的境遇，非常危險。痛恨『野蠻人』的武士們，往往伺伏於城中各處，遇見他們出門行動時，便用刀行刺。這種可

怕的舉動，出了許多，便是日本的政府，也躊躇無策。威以死刑，是無用的，因為行刺者，完全預備着等死，不惟如此，並且甘死如飴，自以為已經為他所愛的國家，做了一件有益的事，雖死猶榮了。也不能使他們的主人負責，因為他們在沒有行刺之前，個個都先離開主人，變成一個浪人。浪人便是像波浪般漂流的意思，專指武士之沒有主人，隨地安身者而言。有的浪人，不等着被捕，便於刺死了一個「野蠻人」之後，輕輕的自行切腹之刑，死時還於衣服上，縛着一張字迹，述明他自己是誰，並為什麼要幹這場流血的功勞。

當時民間又一點一點的起了一種反對將軍的態度。人民起始要查考歷史，詢問將軍的來源，和為什麼他在國裏有這樣大的權勢。他們主張皇帝當為至尊之主，可是這裏卻有一個百姓，藉着皇帝的名稱，治理國家，享有全權，而皇帝則居於西京的宮殿裏，簡直和關在一所包金的監獄裏一般。懷疑的態度，漸漸膨漲，而國中禍患頻仍，雖有將軍的勢力，亦莫能治理，這種反對

將軍的民氣，便益發不可遏止了。大諸侯往往自動的攻擊外國船隻，結果反受了重懲；各氏族互相爭戰，西京幾燬於火。許多大官吏，爲他們仇敵的武士所刺殺。逆謀，反逆謀，各方並進，大亂如麻。當時的情形若此。

當時禍患的根源，在於國中政柄的分立。在一八六七年，便有一個老年的聰明諸侯，上書將軍，把這個原因，明白的指示出來。他這樣寫：『我國內患的原因，在乎政出雙門，以致全國人民的耳目，轉移於兩種方向。時至今日國事的進行，已經到了改革的時候。舊的制度，萬難保存。殿下務宜把治國大權，交回皇帝。庶幾日本亦得與世界各國的政制，並駕齊驅。』

人心厭亂，都想得一個穩固的政府，而全國人民，乃齊心一致的傾向皇帝。至一八六八年，皇帝便果然復位了。將軍之職被廢，皇帝成了獨一至尊的國王。那德川系的末一個將軍雖然順服了皇諭，而他手下的軍隊和皇家軍，仍不免發生了些小戰爭。然至終都被皇軍剿滅。皇帝的朝廷便從此時移往

江戶將軍署內，而江戶的名稱，卻改爲東京，直至今日，猶稱以此名。

這事是排外黨的得勝，所以黨中多人，都渴望皇帝，下令驅逐這些可恨的「野蠻人」。然而他們，祇算做了一場噩夢罷了。他們推倒將軍時，本有薩摩和長洲兩個恨惡將軍的大軍族爲後盾的。但到這時，這二族敏銳的武士，也都明白外潮內侵這件事，已是無法抵禦，所以便和排外黨脫離關係，轉而主張開放國門，和採用新制了。

我們現已講到日本近世史中一件最可驚訝的事，或者竟是一切歷史中最可驚異的事。衆軍族看見他們的封建制度，已不合乎近世的生活，便怎樣做？這偉大的軍人階級，平平靜靜的，從最高的位置上走下來，把土地和財富，都交給皇帝；而自與庶民同列，只知新日本的福利，毫不顧及其他。在別個地方，封建制度的崩壞，全賴戰爭和猛烈的競鬪。紅血染田原，富鄉成瘠壤，而後那些大諸侯的權勢，方得剷滅，采邑纔得收回。但在日本，公侯們放棄他們

的威權，不但無怨，而且自甘。

於一八六九年，許多領袖的諸侯，聯名表奏皇帝，獻還所有。這個高尚的公文中，有幾句鏗鏘有聲的偉論，不可不一述之：『我們所住的地方，是皇家的土地，所食的食物，是皇家的人民所生產的。我們怎可以據爲己有呢？現在我們恭恭敬敬，把我們的財產和人民，列單獻還皇帝。深願我皇加以考核，賞所當賞，奪所當罰，使各級公侯的土地，均由王命爲之改定；這是當今皇帝最急的職務，也是他的臣子們的急務呵。』

別的諸侯也都起來效法他們，因此一霎時間，自賴朝傳下之無上威權的封建制度，立卽完全消滅。諸侯們雖還領受他們從前的歲收十分之一，但再不許武士扶助他們。至於武士階級，則由政府發給年俸。當時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合計起來，幾達二百萬人。過了幾時，政府給每一個武士，一個整數，日和他們數年的辛俸一般多，這樣便做一次發付了他們。可是多數的武士，不

久便窮到不堪的地步，因爲所給的數目，不久就用完了，而他們的教訓，又是從來便鄙視勞工和商業的。但他們於此並無一聲埋怨，只靜靜的接受貧苦缺乏，正和昔日爲主人服務時，不辭勞苦一般。許多成了警察；至今警察還是多數出自武士的階級中。尤可怪異的，竟有許多武士，甘爲人家的僕役。在他們僕役一職，算是最有榮譽的勞工，因在昔日，他們本是常爲主人作僕役的。且在習慣方面，他們既已做慣了諸侯的僕役，此時再做別人的僕役，也是比較更容易的。

第十八章 近世維新的日本

到一八七一年時，日本已用全力，向着他的目的奔跑。目的是：改變她的人民，使成一個近世維新的民族，吸收近世思想，採用近世設備，以求適於列

席於世界列強的前一排。她的進步奇而成功備。她遣送許多誠懇的學生到別國去，囑咐他們務要造成深通政治，製造海軍，陸軍的祕密的完全人才，然後歸國教練國人。她又聘請外國的能手，住在日本，教訓他的人民。自始至終，她以說英語的民族，為她的榜樣。她的志願，便是要成一個『東方的大不列顛，』有偉大的海上威權和繁盛的貿易。

一八七一年，郵政電報，均被採用。於一八七二年，又修築鐵路，於是一切西方制度和政法，都像洪水般的流入了。其實她跑得太快，以致許多老法的日本人，都追趕不上。很奇怪的，當初開放日本，功績最多的薩摩族，卻是一個喝令停步的一派人。一八七七年，他們起來反抗政府，決定要回轉舊時的封建制度。他們的首領，便率領着一隊訓練絕佳的武士軍，進攻京城。隨之而生的戰爭，很有可注意的價值，因為藉着牠，大家纔第一次，看出了日本平民當中，所潛伏的能力。政府的軍隊，都是由應募的人民編成的，而他們竟敢

和武士們對敵，且居然得勝。至終薩摩人的叛亂，爲所戡定，而大家纔曉得農民和苦力，打仗時，也和向來治理他們的軍人，一般得力啦。

於一八八四年，學校中採用英文。一八八九年，皇帝放棄了他的專制權，頒給了人民一種憲法，藉着牠，國中人民，都可以參與政治。議院也設立了，人民可以選舉議員，代表他們，而國中法律，從此便不爲皇帝所獨成，必須議會通過方可。

到二八九四年，中日戰爭起，全世界都拭目以觀日本軍隊的能力。日本軍人的勇敢和訓練，早已馳名遐邇，到這裏都以爲是目擊其價值的機會了。可惜他們於此，並未十分受試，因那時的中國兵，只見見敵便逃，在很短的時間裏，中國便完全敗北，只得割地賠款以求和了。但日本戰勝的碩果，卻被別人奪去。俄德法三國走進來，禁止日本把中國所割的一個大省拿去，日本無法，只得取了臺灣，聊以自足而已。

日本人對於此事，非常憤怒，可是自知不是三位強國的敵手，所以只好秣馬厲兵，審權觀變。一天一天的，他們訓練海陸兩軍，以爲他日的大戰作準備，這個想像中的大戰，在他們心裏，若不毀滅日本，便要成全日本，使她所希望的東方強國的地位，得以達到。他們平時，把俄羅斯當做理想中最危險的仇敵，所以對俄宣戰時，全國一致的起來赴敵，竟如一人一般。

全地都投身於那次的戰爭中。古武士道的精神，發現於各種階級，無論高低，人人都以戰死爲榮。得上前敵的，人人羨慕，留於國中的，無論男女老幼，都爲他們的國家工作。至於俄國加入戰爭時，頗存一種輕視日本的態度，好像以他們那樣的泱泱大國，而和東方沿岸一羣小島，對壘作戰，是很不相稱似的。那知爲時不久，這北方的大漢，便被勇悍的島民，打的顛蹶連連，無論海陸，都被擊的大敗虧虛。她的陸軍，衝的四散，她的海船，或捕或沈。這次大戰裏，有兩件最大的事，不可不述，便是旅順的被奪，和高麗海峽的大海戰。

旅順是中國的一個海口，他的位置，便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後，日人不容取去的那個大省裏。牠那時，已在俄人的手中。日人因為俄國是第一個不容他取，而又自取的，所以加倍惱怒。戰事開時，日本人對於旅順俄兵的攻擊，兇猛絕倫。旅順一戰，實可表明古日本的精神，還怎樣的滿藏於這民族的心裏。俄人的戰鬪力，固不為弱，而英勇的日本人，更駕乎其上。他們猛攻俄人的戰壕，而填屍於其中，庶乎在後的同伴，得以從死者身上，爬到護城之下。許多軍隊，都令為決死隊，去行全隊盡死之攻擊，而他們欣然領命，以為國而死，為莫大的光榮。要想和這種如火如荼的士氣抗敵，是不可能的，所以旅順便失守於一九〇五年的正月一號。

同年的五月，日本又得了海上的大勝利，從此她便成了一個大海權國家，實現了她希望的最高點。好幾個月，日本的海軍，等着一九〇四年十月間，由喀琅斯塔得出發的俄海軍。那知俄海軍一起首便不順利。還沒有出俄國

的境界，便驚惶失措的犯了一個大錯。渡越北海時，他們望見幾隻英國的漁船，靜靜的在多革岸邊工作。他們以為這是日本的水雷艇，便放槍射擊，結果，打沈了一隻船，死傷了幾個英國漁人。於是惹起英國的質問，俄人遂不得不向英國道歉賠償。但這隊海軍，得見日艦的時候，還早的很。他們十分遲慢的耗費着時光前進，在友國各海中，這裏一歇，那裏一歇，每歇都得幾個星期，然後開行，所以到得日本海時已一九〇五年五月了。這裏，日本的東鄉（Togo）提督，突前一擊，俄艦全隊幾盡沈沒。他誠可以稱爲日本的納爾遜了。他曾受英國學校的訓練，他的船隻，多數是英國所製造的，而他的水兵，也和英國水兵戰的一樣。一擊的威，俄國的海軍，便被剝奪，在海上便無希望了。

在這時候，美國總統羅斯福起來，擔任調停，由他的善爲和解，和約旋成。日本自取了旅順，除了高麗所受俄國的約束，並得了庫頁島的南半部。庫頁島南部，本是日本人的，但在一八七八年後，爲俄人所據，今又得回。

日俄戰後，高麗完全落於日人手中，而日本便與世界列強，同列前席了。他又和英人聯盟。在酷望和平的人，莫不極願此項聯盟，不致驚動他國，使兩個島國，並立於世界和平的關係裏。因若沒有和平，商業決難暢旺，便是聯盟的兩國自身，也將因而失其元氣呵。

久 下

編主和應徐五雲王
集一第庫文生學小
(四九四一一)

史 小 本 日

J a p a n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一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John Finnemore

譯 述 者

滕 柱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六五二一上六

7
792340

133



小學
第一集
文
第

四

